

詩與小說

第八卷第五期
七月號

小說：

創作五篇·翻譯三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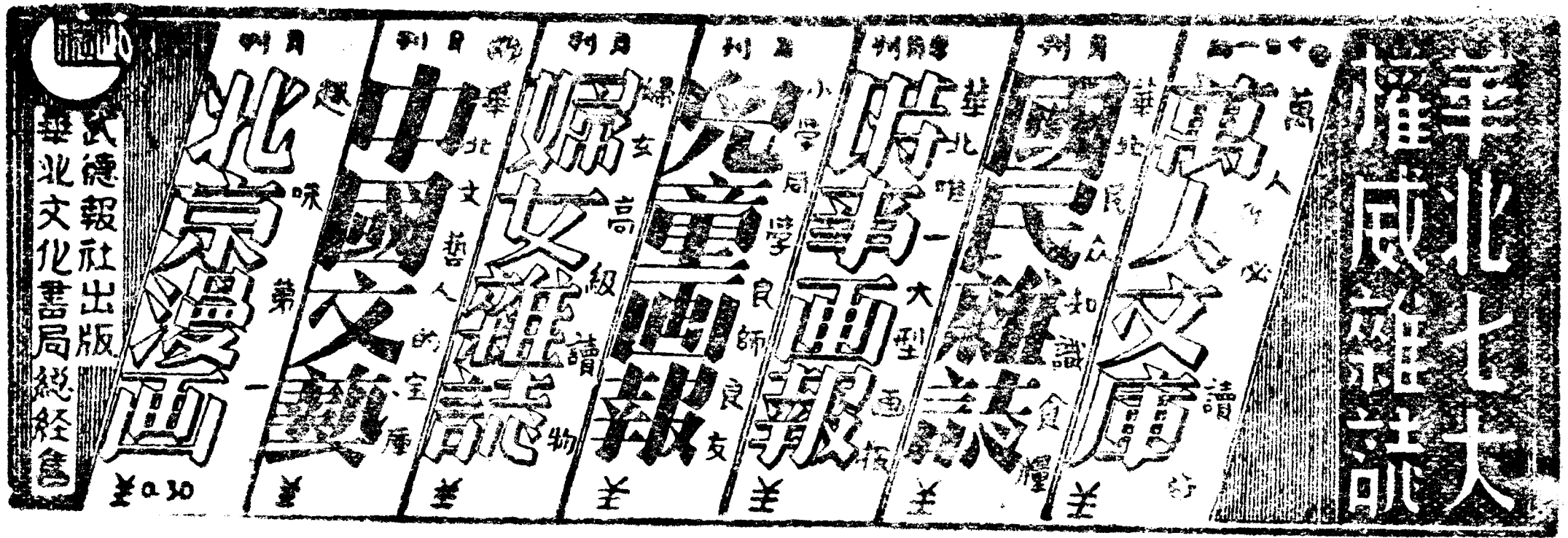
詩與小說特輯

詩：

十二家

中國文藝出版社

求 知 實 庫



歡 迎 訂 閱

總 經 售

華 北 文 化 書 局

北 京 王 府 井 大 街 一 一 七 號

分 銷 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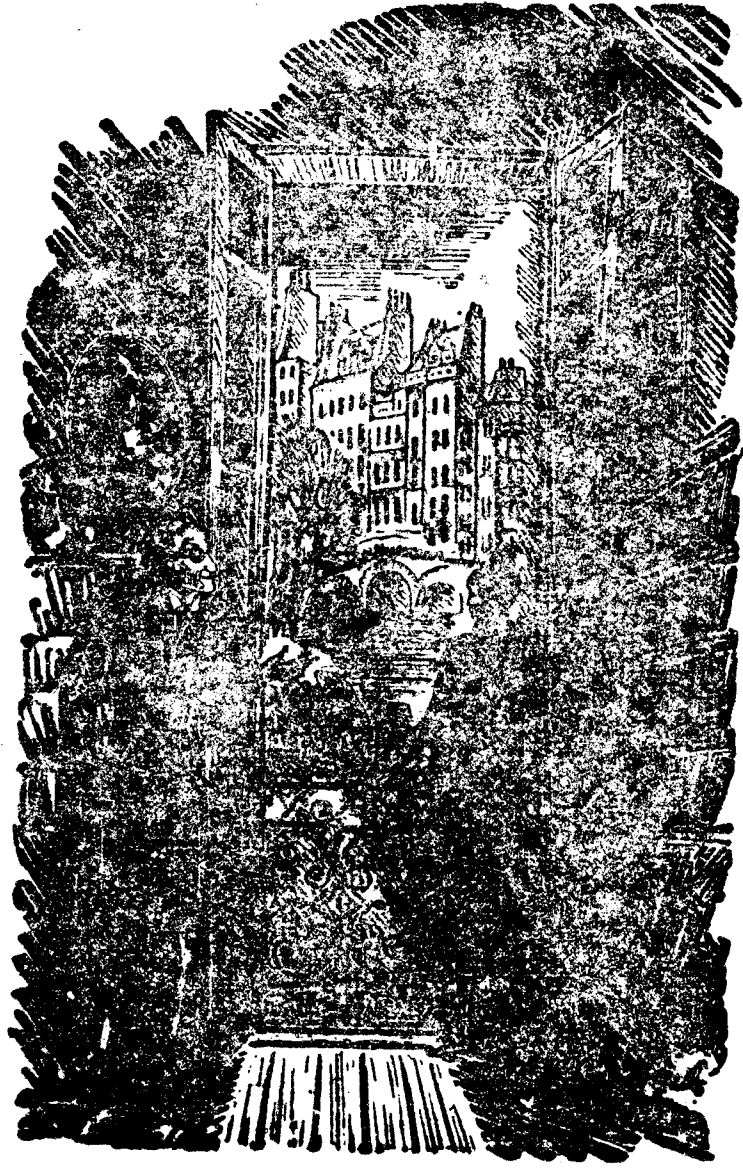
凡希望訂閱者祈先期付款(現金)不收郵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天津分局 | 武德報社 | 濟安分局 | 德縣分局 | 厚和分局 | 張家口分局 | 運城分局 | 邯鄲分局 | 太原分局 | 烟台分局 | 濟南分局 | 保定分局 | 唐山分局 | 秦皇島 | 京郊擴張部 | 大同分局 | 新鄉分局 | 開封分局 | 順德分局 | 徐州分局 | 青島分局 | 石門分局 | 通州分局 |
| 北馬路龍亭西箭道二號 | 北馬路龍亭西箭道二號 | 濟安上東街琉璃巷二號 | 德縣城內大寺街二號 | 厚和三賢廟巷七號 | 張家口新聞大街二道井巷十號 | 運城早巷八號 | 邯鄲車站新民大馬路中間路南 | 太原市成方街康寧巷三號 | 烟台市廣仁路十四號 | 濟南城內后宰門街十六號 | 保定東大街一九〇號 | 唐山市福星中街十七號 | 秦皇島西後街十八號 | 北京舊鼓樓大街酒鋪局三九號 | 大同城內大東街九二號 | 新鄉車站東二條大街北頭路西 | 開封新興西街八號 | 順德城內中山西街十一號 | 徐分市公園前巷二號 | 青島市山東路六號 | 石門市至香街一五〇號 | 宣外鐵門十一號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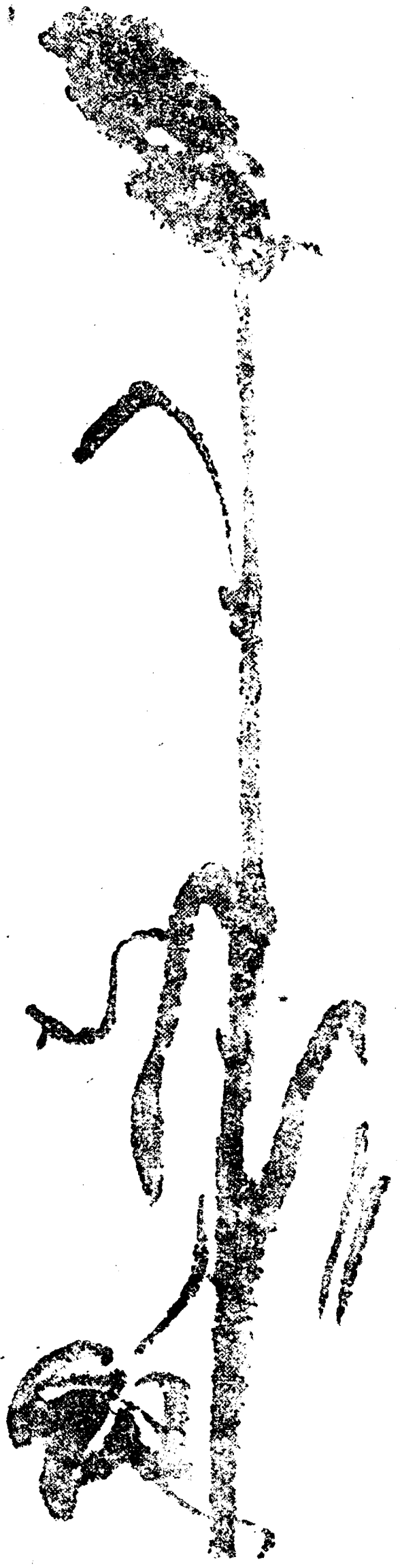
經銷華中南及滿洲雜誌

中國文藝

第八卷 第五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



中國文藝

第八卷·第五期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七月

目錄

一隻香烟

老鐵 (一一)

小廣告裡面的故事

梅娘 (一六)

地平線上的人

魯施 (一一)

沙嶺下

二水 (三二)

搬道夫

芒芟 (五〇)

教師節
徵文

今日中學教育之暗礁

劉植蓮 (五六)





孤獨	陳靜 (一一)
懷	劉崇一 (二二)
相思子	查顯琳 (二四)
花片	聞青 (二三)
春月夜	一鴻 (二六)
東山	范舒 (二七)
陌生的夜	顧視 (二四)
短歌	范一民 (二五)
河畔	李健 (二六)
欲暮	西平 (二七)
夜談	石樵 (二八)
鏡子	寧玉 (二九)

杜子春 (芥川龍之介) 眞夫譯 (四四)

遊戲 (馬爾茲) 祁樂爲譯 (一三)

落花生 (勞倫斯) 陳礪譯 (三六)

編輯小記 (三〇)



兒童健康問題

急性與慢性消化不良症

問：在孩子們，消化不良有幾種狀況呢？

答：有急性的，有慢性的，急性消化不良症幾天便可以好，慢性消化不良症，能夠繼續幾星期或幾個月。

問：那一種消化不良症最容易嚴重的受害子孫們的健康呢？

答：慢性的消化不良症：因為病源既未認明，往往繼續幾個月和幾年不止。

問：急性的消化不良症有什麼病狀呢？

答：這些病狀都是人所共知，和容易理認的，就是嘔吐，肚子痛，大便有不消化的東西，往往發熱，並且困難異常。因為這種病症平常能查出相當的病源，病源除去，病就好得快了。

問：那麼急性的消化不良症的尋常病源都是什麼呢？

答：時常是因為飲食過量，隨意多吃某種不相宜的食物，或在疲倦之後盡量吃飯，急性的消化不良症往往是遍過，患急餘病症的開始朕兆。

問：急性的消化不良怎樣辦呢？

答：人們應當記着主管消化的各機關暫時完全停止工作，所以要緊的事是要用有力的湯藥，如草，臟油把一切未消化的食物從腸那裏清除。胃部平常已用嘔吐方法自行清除了。一切食品。應當停止十二小時至三十六小時，以病的輕重為標準，祇可飲水。

問：這個問題終止，就入於平常的飲食妥當嗎？

答：不妥當。這種辦法差不多一定引起第二次的消化不良症。起初只能用羹，稀粥，頂種淡的奶威乳精。孩子的胃口和消化力進步，他的飲食可慢慢的却是漸漸的加增，但是多半的孩子們必須經過一個星期或十天才能恢復全部的飲食。

問：慢性消化不良症都是什麼呢？

答：這些病狀雖然常見，却不容易辨認，往往認錯了。平常有普通的病狀，如不舒服，睡覺不安，咬牙，煩惱，困憊，喪失重量，和貧血病。此外還有局部的病狀，腸胃發炎肚子痛，腹部膨脹，便秘，或瀉肚，大便帶粘液，氣有惡味，舌頭有苔，食慾不振，或胃口失常度，或無定性。這種病狀往往錯認為腸部有虫。

問：普通是餵哺程序不良的結果，或是久用不相宜的食物，或餵哺的方法不相宜。像引誘或強迫進食，快吃，嚼的不够細，兩餐中間吃東西，准許孩子隨意揀選食品，即如所吃的偏重一種食品，所應當認爲不相宜的食品有任意吃的糖製品，附如食品等等，用未煮熟的食品，尤其是穀類，菜蔬，或生菓食品。

問：一種飲食或一件食品也使孩子致病，就證明這種飲食或食品是與孩子相宜可以嗎？

答：不可以。許多人餵哺孩子的唯一方針，是若所用的某種食品不使孩子致病就是可用，這是很不正確的原則。要採用滋養兒童身體的食品，使消化機關費力最少，是較好的原則，換句話說，凡屬經驗證與多數兒童有害的食品要一概除外。

問：慢性消化不良症應該怎麼辦呢？

答：這個比較治療急性消化不良症更困難，因為慢性消化不良症是由於平常久用不相宜的食品，或餵哺的方法不良所致，要治療成功，必須查明和療除致病的原因才能有効。

問：沒有藥物可以治療嗎？

答：當然有，最有效的藥，必須服用正常胃腸的消化和吸收機能，並且藥性和平，適合孩子們服用，唯有若素是胃腸藥中最有效，藥性最和平的，內含營養素特別豐富！因為胃腸等的臟，必須營養素充足，新陳代謝始能活潑，始能有健全之消化力，且若素內有大量酵素數十種，最能賦活消化機能。孩子們如果時常服用，可以避免胃腸一切病症。且若素藥性和平，不苦不辣，無過量之弊，孩子們服用最爲相宜，如能每日以十餘片給孩子們作零食，則孩子們身體活潑，較已往更爲健壯。



地平線上的人

施 魯

份許久不能毀滅的心慕，雖然這不準就能立即達到她的願望，然而，在今年的機會至少不使她再在單獨的私戀下挨過一冬的長日子。

這是多麼荒唐的事，她開始這樣想了。

「馬成不久就會到這裏來吃親手做成的東西。……」

不錯，父親確會有過這個打算，因為父親的年紀隨歲月一天比一天老弱下去，他希望找到一個可靠的人預備把自己的那份農產交給他來耕種。這是需要一個誠樸有大力氣的年青人來承當的，這只有馬成是靠得住的，他那份鐵打的身格和他那天賦忠誠的稟性在許多農夫們中間都有過這樣的信念，而且馬成在大的場面也是一個極能講得出的人。這不會錯的，馬成確具有被選上的資格……她微笑了，笑出她三年來在希望中漸長成的勇氣。她希望父親會選中他，她希望馬成會答應下來。

可是，馬成却有個牛脖子皮氣，這倒使她又擔心起來。

然而在另一方面，她好像又有一種自信似地，彷彿馬成會接受他年老的父親請約，這從他那副豪爽的性子上看，對這將成孤弱的家庭裡他至少也該施以援救的，同時，她也希望馬成會懷想到進這個家庭後，他會獲一件頂大的利益，這在他至少可以得着一個幫他操持家事的女人。並且她父親只有她自己，一切她都有着承當的權益，這點使她張開她那被希望織成的羅網，她希望高壯的馬成會投進這希望的網圈裏。「……也許他會被網進這個家庭裡來。」啊！這是多麼希冀的事！

因為年頭豐收的緣故，今冬馬成便被這村子裏留下了。這消息讓她知道了。她暗自欣喜着，隨這消息後，她彷彿握住了。一個希望；這在她那單純的心境上是一種不可名狀的自慰。她會這麼想着：冬天是農人們頂舒服的一個季節，她該利用這農人們唯一舒服的季節找得一個安閒的機會讓那一向對這粗心的馬成知道自己對他那

嚮子她常是這樣想着。在她的想像裡，馬成是多麼一個勇健的青年人。是啊，當馬成從一些女人跟前路過時，有多少眼睛盯上去，嚮！許多神秘的心思都潛浮在一些人的心底下，誰不希望這高大溫和的馬成呢？然而，這在馬成他從沒有把這些放進眼裡去，他永遠是一個好男子，永遠是個忠心農務的好男人……就是爲了這個她才破除一切處女的羞恥私戀上了這個好的男子。這種私心的貪戀，從三年前一

「誰？」她試聽着。

爹爹眼睛笑得眯成一條縫，他從心裏高興他找到的一個有力的人：「誰！你忘了嗎？還有誰，這也只有馬成那個強壯的小伙子。」

「他答應了嗎？」她心都要跳裂了，可是她極力在爹爹眼前矜持自己。

「那小伙子，說不好就犯牛脖子，可是經你禿子叔一說我們的境況，他痛快的答應了，喲！這是我們的福氣，明年你看這一個頂十個的小驢駒他怎樣使我們把這莊稼加倍地收成着。」爹爹滿意地笑着，姑娘却在爹爹的面前，把這幾天來喜歡潛笑在心裡，——這老誠的莊稼人他那留意到這個。

「爹。」她突然問着！「馬成」到這裡來。」她的臉緋紅起來：「明天，——爹爹欣喜地望着這關心的姑娘。

她不再問了，她貪婪地思索着這「明天」將給她的幸福，啊！「明天」，這在她那着急的心地上，「明天」這顯得是這樣的久遠啊！這叫她怎樣挨過一整夜呢？她彷彿又像不能勝這一夜的盼待一樣。她有些思愁了。……真的，璵子怎麼了？難道她真有些着魔了嗎？難道這許久便盼切的幸福的東西，如今突然來到她的身前會給她一種意外的恐懼嗎？不！……實際上，任何人都會猜得出這時跳在這年青姑娘的心上的是一種何樣的狂歡。你瞧，她不是時常把臉子藏在飯碗裡偷笑着嗎！這時璵子的喜歡比她父親的喜歡還要高過幾倍，這是在兩種心情下盪起的兩種不同的欣慰。

她們是這樣的喜歡着，在這樣發狂的喜歡下，這飯顯得吃的這樣快，這樣香甜。

爹爹這樣欣喜着，姑娘這樣欣喜着，這在爹爹的猜度裡任他有多做的精疲力她永遠也不會猜出這時姑娘的欣喜是正爲着另一種心思而不斷的喜歡着。

……飯後，像平常一樣的，璵子掌燈走進自己的閨房裡去工作

白天留下的針線，然而在今夜，她不能再安心的做下去了，她開始對着黑灰的牆壁玄想起來！她想着馬成將給她些甚麼，她又將他在那堅壯的性子下勇敢地給他些甚麼，這樣輕絲般的想像一直網似的纏繞着她，使她不知道在這種玄想下想過了多少時候。……

「璵子！不要忘掉明天的事，早些睡吧！」直到這從隔壁傳過來的聲音驚醒了她後，她才胡亂答應了一下，她熄滅了燈。然而她依然不能睡着，她思想起明天的日子和明天將放在她身上一切的事情，……她怎樣接待那高貴的馬成呢？……這使她有些不安了……這一夜裡她足思沉了多半夜，她始終不會在這煩人的思索下感到疲倦。……

(二)

從早晨起來她便這樣忙碌着，這樣不疲倦高興的忙碌着，她忙着修飾着家裏的一切器皿，……她忙着收拾馬成將要來住的小屋，啊！她多經心的收拾着牠！她像似想用這種縹緲的家飾求得那粗心馬成的喜悅一樣的細心的爲他收拾着；每一個家具的安放都費過她好久的端視才決定。……這種細心的工作一點也不會使她感到勞累和工作時感到的無言的寂寞。

這是多麼自私啊，待一切都收拾妥當時，這年青的姑娘突然機警的跑進草棚裡去，她看看今冬的碎草是不是够了三鋪炕燒用的……並且，當她從那裡回來的時候，她盡她所具有力氣抱得一些乾草將牠們放在馬成將睡的炕洞裡去燒着了，同時，她又席底下加了許多乾草，使牠柔軟些，因爲她知道馬成這忠誠的年青人是不會多製鋪蓋的，……這多周到啊！馬成在這上面是個多麼有福的人啊！

一切都安排極適合了，她須暫時躲進自己的房裡去。

在這一天的日子裡，她顯得是多麼勤苦啊！連回房休息的時候她都沒有自己預備過。回到房裡後，一種興奮逼迫着她，使她又謹慎的

對着鏡子端量起自己來……在這點打扮自己上她却有所躊躇了，她不敢這樣做，她知道馬成是不喜歡這樣過於修裝的人，她只能盡其所能的將自己那條黑烏的辮子梳修整潔光亮的。……除此以外她仍然像往常一樣的將餘剩的時間使自己對鏡子空想起來……變為今天的想像已然大大的與從前是不相同了，她如今已步入許久是想像的幸福的邊緣上了。並且她不久就會很幸運起來。這是一種驕傲。……今後她將如何在那些女人面前顯耀起她的幸運呢？馬成這樣嚮亮的男子被她永遠的獨行了。……

這時已然進入這天的下午了。

璦子依然絲毫不倦的坐在家裡等待着，等待他父親的歸來給她帶回來她那永成懷思的馬成。

黃昏漸漸近了。

她等得有些着急了。她不時的走出房門口張望着，她看見在黃昏的殘陽裏有許多小鳥飛回牠的宿枝，這時候已是村中該做飯的時節。怎麼了？怎麼這般時候父親還不會把馬成領回來？她顯得這樣的不安了。

黃昏的陽光漸把她照在地上的影子拉長了，天空開始張起黑幕來，她有些等得不耐心了，她依着門框呆呆的出神了。

突然的，門響了，她慌促起來，她心裡想着，這是他，一定是他，是他，她望到了，她望到在父親已彎屈的身後正走着一個強壯的人，這是馬成！他來了，並且他們的身子漸漸向她走近了來。她怎麼辦呢？她不願羞怯的，迎向他。……她暫避開他嗎？不！她就在這種猶疑下，父親從她身邊走過了，馬成那高壯的身軀也從她身邊挨過了，她看着他們從她身旁走過去，這時，她幾乎完全不知所措的呆在那裡了。

幸而那寬亮的聲音給她一種提醒，她顯得不好意思起來，趕忙鎖

靜自己。她忙着去照料鍋裡沸開的東西，於是，她又很安心的工作着她今晚特殊的飯菜了。

這天的晚餐，璦子是這樣的細心的注意着菜的口味。

他們一向不改樣的飯桌子，從今晚永遠改樣了，加了一個人，一雙筷子，加了一些話外的喜趣。

這樣一個比較盛重的晚飯開始了。

一張用破的方桌，馬成坐在旁邊，父親坐在當中，璦子坐在主人的地位上。

父親是這樣高興着，璦子高興着，他們一齊高興着，都高興的噉着這讓人畏敬的壯漢子。

啊！用甚麼來比擬這時璦子心裡的喜悅！

席間，璦子偷望到馬成的食量，她從心裡想笑出來，「噉！這氣壯的年青人。」她不斷的這樣想着。

但是，這在對方，馬成他却沒有注意到這個，這時他心裏正默算着來到這家庭裡將怎樣忠心主家的事務……他永遠是只把這些放在心上的，他從不會想到除這打算以外還有更美的事實可以使他開始去計算……他太笨拙了，他笨拙到連一眼都不會望到璦子身上去，他不知道這時在他身邊坐着一個膽大的也會幾次的用眼睛直瞅着他等着他的回望，這他一點也不知道的事，他只默默的吞食着這頓好味道的飯食。

飯後，馬成開始他的言語，他開始向主家傾倒着他心裏的計劃，父親默默的聽着。一回，他們互討論起今冬和明春的工作來。這時候璦子站在鍋邊，她仔細的傾聽着，她幾乎沒有洗刷碗筷的心事，聽到馬成細講起他會一種編織草物的手藝時，她失聲笑了出來，她喜歡的笑這粗人還會細工。馬成的確是一個令人尊貴的男人。

她緊忙着清理鍋上的器具，預備着參加他們的談話。

這第一天晚上的談話。直延長到夜很深的時候才散了伙，在這

談話裏瓔子是多顯得高興啊，因為她終於找到了機會和馬成交談了許多話。今晚更使她感到欣喜地是她父親對她這次的談話並沒有干涉。意外地給了她許多自由。

各人走到自己的房裏去，瓔子在自己的房裏對燈坐了下來，她神思着這一天加在她身上的幸運。……

結果，睡在隔間的人都睡熟了，只有她自己還依然沉於幸福的迴想裡，她太愛遐想了。

三

誰都知道馬成是個永遠不要懶的人，可不是，頭一天早晨，瓔子便看見他這樣勤苦地修飾着被雜物零亂了的院子。

從此，過去堆在父親身上的事，如今都改在馬成的肩上了。這家庭很快地便成了馬成的家庭了。一切的事情馬成都細心地去工作着。

這樣父親差不多沒有事情用得着他親自伸手了，他只有在沒事的時候提着糞筐到村邊上走走。

瓔子有時候帮着馬成去做一些事，但一些事情馬成用她的時候很少，許多事情多半是她同他搶着去做。

她多高興和馬成去搶着做一件事啊！

四

冬天在這裡開始了。

這是農村的習慣，天氣一涼起來，一些人們便搬進他們自己掘成的地窖子裡去工作了。

在這個村子裏，無論窮富都有着一個好壞出齊的窖子，這自然然是爲節省柴火的緣故才掘出一個可以使人暖和的地窖子，這個對一般鄉村人有着莫大的功用！有些地窖子被人修飾得很闊卓，但唯有比較有錢的人家才是這樣的。

因爲瓔子家裡並不算一個有錢的家庭，所以他們的地窖是不很講

究的，可是，從馬成到這裡來，他們的地窖子很快地好看起來，因爲馬成，會以耐心的工夫，把這陰黑的窖子多開了幾處天窗，上面並放着他自己編織的草蓆，預備下颶風的時候蓋上，這樣陽光從那上面直射下來可以使這小窖子更加暖和起來，並加上底下的牆壁被瓔子用白紙糊了後，這窖子裡顯得更見明亮了。……

爲了點飾這他們須住一冬天的地窖，她化費了許多自己賺下來的零錢托馬成到街上去買些鄉人喜用的花連紙貼滿在牆壁上。……

多麼一個縹緲的窖子！

就在這縹緲的窖子下，瓔子跟着馬成學會了編鞋的工作了。

誰不說王家找到了一個好幫手，這一冬天編買草鞋的零錢賺下來的可不算少數。

的確！瓔子家多了這個人，多了這個意外的買賣，這一冬的好買賣能頂過跑十趟脚。

眞事！他們家裡賺了一冬天的好吃喝，賺了一筆熟人眼睛的錢財，除外，瓔子還賺了一身應得的愛情——雖然這在馬成身上絲毫不覺得的事，然而在瓔子心裡却比說出的情愛還要香甜得多，只要他永遠站在她身邊，她便感到是她永遠的幸福，她已看清楚了馬成決再不會被別人奪去了。這從各方面都可以證明得出來。……

「馬成，賺得的錢都是你的。」

一天，父親這樣告訴着馬成，但是却被馬成誠意給反駁了。

「要這些做什麼，這是我對主家的呈敬，這點錢留明春多添點應手的器具吧！」……

聽得這話後，她很爲高興着，因爲馬成的打算很久遠呢。這樣她便將自己的愛情更忍受了。

實際上，馬成並不是一個完全粗直的人。他常這樣誇獎着她：

「瓔子真智慧，這麼幾天她已編得這樣細緻。」

這話在她的意識裡，覺得馬成已對她開始注意了，對於這勸語

，不知使她高興得發狂過幾次，不過守着她父親，她不敢那樣放肆起來。……

她是這樣地渴望着父親能够很明白地關心到這類的事情。

五

這一冬天給這過去成爲孤寂的家庭加添了不少活潑的調劑。

……當雪下得大起來的時候。馬成常在雪地上洒了把糧食，用篩子蓋在那糧食上，再用一支短棍將扣住的篩子支起一半來，棍的底端用從天窻上伸出的繩子繫着，等聽見有麻雀叫的時候，他便立了起來，一扯，於是他跑了出去，等他笑着跑回來的時候，他一定會帶來幾隻麻雀，爲這個常招引一些小孩到這窻子裏來。

父親看見這個永遠是喜歡的。瓔子多愛笑長在馬成身上的一切行動啊，一切行動對她都是可笑的，這笑時常引起馬成的注意。

也許馬成會明白瓔子的笑是爲什麼，也許他根本就不去想這問題，在他單純的意識下，他這樣想的時候較多；一個將成的女子，不時常會因一點男子的動靜使她茫然地笑將起來。……這是誰告訴他的，沒有一個人會知道，這彷彿只是他的一種感覺罷了，這是他的一種難以解得出的感覺。

就是這樣瓔子才覺她是漸走進她的想像中的幸福裏了。

她依然是這樣盼待着，盼等某一天由某一事物會引起他對他的愛情。……

有很多的時候瓔子希望着她父親能够替她向馬成說出了她滿心期望的話。……

這樣地，她將又在期待中等過了這樣的一個冬天了。可是今年的冬天雖然沒有爲她顯示了多大的成功，然而在這一冬天裡她却得着這個冬天給她的喜歡。

她多麼喜歡這個冬天啊；她希望這氣節能慢慢地走下去，最好是停滯不動，她願在這樣季節裏跟馬成坐在一起學得一點手藝，她知道一到春天馬成該整天跑到地裏去工作，而她便像被牽留在家裏，唉！

有了這樣思想的她，在預感中她真不能去担受那未來的被擲下的一天的寂寞啊。

然而；這正相反，日子確不會使她想像得就會慢下來，實際上，冬天的日子，白天多是短短的，夜裡的時間多是最長的。

事實上，在快樂的時間裡日子永遠是很短的，在哀鬱的時間裡日子永遠是慢長的！

總之，她從心裏不喜歡這日子很快地流過了去。

六

已是趕臘月集的時候了，她們的編鞋工作不得不告停下來。這事在瓔子的心裡該有多可惜啊！

但在馬成的身上這太沒有什麼了，他毫無牽地很自然地從窻子裏走了出來，跟主家到鎮上去買些年貨一類的東西：

因爲今年年底使父親一切都感到順適，所以他對於這年非常着重起來；今年年底在這村子裡，普通情形差不多許多農家都像不過了似的大張着手買了起來，原因是莊稼在地裡收成得太好了。

這種情形在這個家庭裡差不多不常見，然而今年瓔子家突然整口的豬肉留着自已吃，父親爲這特還這樣解釋說着：

「吃吧！這樣好的年月不吃牠等什麼。」

這個肥食的年節，任憑馬成多大的食糧也是食不盡的。

呵！整個臘月底可把瓔子給忙壞了，她趕着預備馬成那樣大肚量要吃下的東西，因爲她高興的緣故，今年她自己獨出心裁的多做了幾樣新鮮菜，等着馬成吃了後來誇獎。

她很願意這樣忙着，她願意這樣高興的在馬成和父親的跟前奔忙着。她一點都不顯着累。

這在她感到是多大的幸福啊；在她忙得不可開交的期間，馬成常馴服的蹲在鍋底下給她燒着火；或者和她叨嘮着一些使她笑起來，容易忘掉疲倦的有趣的故事。

「馬成在女孩子身上並不顯得如何的愚笨啊！」

在忙的期間裏她又開始有了這樣的想像。

真是！馬成對於一些鍋皂上的事他還有這樣的經心啊！他常不斷

的向瓔子請問着，瓔子對這自然是細心的講解給他聽，直到使馬成完全明白了後她才停止了講解……父親在旁邊常是帶喜樂的神氣，揪着這個年青人的一切，在他的心理這時候，已經開始起想着一件比較重大的事情了。

已邁過臘月二十五了。

瓔子依然不休息的忙着，她忙着爲馬成趕起父親送給他的一件好的棉袍，她經心注意着這袍子的樣式啊！未做成時她便讓馬成試過好幾次。

「好一手針線活。」馬成不覺的這樣暗自誇獎起來。

七

過年了，鞭炮不知放了多少，這個村子裡有空前未有的喜氣像。村子裏的人變相了，差不多的都穿上一件簇新的衣服，一些農人們顯得是那樣的鬆閑……更有一些吃醉年酒的農人們赤紅着臉站在街口等着看拜年走過來的女人……

「噯！這是王家的大妮子！」

許多人都這樣讚賞着。賞讚起這沒娘的姑娘如今也長得這麼大，且知道修飾得這麼漂亮。

「這將來究竟是誰的福氣。」

於是，這猜度慢慢的在一些極羨慕人的眼中開始滋長着……

大正月初一日。

一些在要伴裏的姑娘們都對瓔姐失望起來……

原希望在這不容易熬到年節日裏，姐妹們能得着這麼個機會大家團聚一些時候，這是多高興啊！但是，如今這種心情在瓔子的心裡早被打消了，改變了……她需要在拜完年後趕緊回到家裏去。

「瓔姐！我們在花子家裡等你。」

「不！我得趕回去，做飯呢；」答這話的時候，容易使她很快的想到另一件事，所以她說話時總有些赤紅着臉的。

「那麼在這個時候，你連搬姑姑的（註一）事都忘了呵？」
「我却是找不出那麼多的工夫。」
於是，她笑着走回家裏去。

這一個正月間，瓔子把所有的時間差不多完全用在和馬成玩紙牌的事情上去，在賭起來的時候，她總願意使自己輸了讓馬成高興着，但是，多良善的馬成啊！他幾次想把他賴得的錢退給瓔子，怎奈瓔子堅持的不收，這樣他出於無奈，沒辦法時不得不買些東西送給瓔子。結果東西被收下了。這樣馬成的心理才算了事。

瓔子時常把馬成送來東西擺在自己的櫃上誇耀着，她是那麼愛摸撫那些東西，她彷彿像摸撫馬成一樣的努力摸撫着牠們。

八

正月過去了，二月二十頭的時候因爲今年的季節早的關係，許多人已開始春耕了。

馬成跟着父親到地裡工作去了，獨留下瓔子一個人守在家裡。一天的功夫差不多只有在晌午送飯的時候，瓔子才能和馬成略談幾句。這够多悶人啊！晚間他們睡得又那樣早……

從表面上看，瓔子依然很沉靜，在馬成身上更見不到什麼，在她的心裡的瓔子只不過是比從前更熟識地一些……除外。他根本沒有想到去愛她的問題，馬成的腦子永遠不想土地以外的事，他永遠是沉靜的，甚至於連夜晚睡覺的夢也不會驚擾過他。日子給他的沒有所謂憂愁，給他的只是永遠是不斷的土地的工作。

九

的確一個馬成能壓過十個人的力量。

……不到半月的工夫，他很輕快的把春地耕完了，比馬成先耕了一些時候的人如今反落在馬成的身後了，馬成常是在工作中不停下來休息，他沒有吸煙的嗜好，休息的時候差不多全是爲牲畜疲勞而

略休息一會；馬成真是在莊稼活上一把關手。

「王家老頭子，真是太福氣了，」說這話的人，並沒有含嫉妬惡意，只是一種無限的欽佩與讚揚，原因也是馬成的人性對誰都是如此和氣，親熱的。

春地差不多全耕過來，人們只是等看一場春雨下種了。

在這個期間裏馬成依然不閑着。沒事的時候便到地裏去做些包緣的格子（註二）和檢拾石子的工作……

十

許多人等得着急了。結果四月初才落了一場小雨，大家忙了個厲害，因為時間太晚了。

這時小麥在地裏針參已經很長了。

……繼春地下種後天氣仍是乾燥着，農人們都擔心起來，假若老天再不落雨，麥子的身量，將不會再長高起來……這在農夫們的身上是一個頂怕人的氣象……

「誰想去年那樣豐成的年頭今年就會變得這樣遭糕呢？」農人們都這樣默默的怨恨着老天。若再不見雨量，今年的麥子算沒有望了。

好壞不說春地總是種上了，誰知秋天的天氣將怎樣！

……進到四月中旬了，雨還不見落下來，這可怎麼辦……有人提倡給龍王爺唱戲……

「牠還有那麼大的力量……」馬成這樣不憤了。

「小麥不收成，秋後的價值一定得提高。」

有錢的人也這樣計算起來了。

天氣始終不見好轉，麥子已然顯得憔悴了。

誰想已經四月將盡的時候，雨才從天上落了下來。

這樣小麥算被救了，參了參身量，可是，雨落下來的是這樣晚。

……這期間瓔子已顧不得再想什麼了，她同樣跟着父親和馬成爲

天氣而憂愁着。

但無論如何麥子是不得不收拾來家的。於是，農人們又忙着潑場園，壓光場園……

……根據麥子的長期，還不完全熟的時期，有些人已經開始收割麥子了。

五月初了。

地裡的麥子差不多都光了，在場園上人們看見大小男女都一齊勞動着，只是今年的麥季裏，在農人們的臉色上見不到往年那樣喜悅的神氣了。

結果，種在窪地裡麥子收成並不看壞，若是苦了種在高地裡的麥子……

還好，王家的麥子差不多全被種在窪地上，這樣還可以使瓔子父女和馬成感到好受一些。

不過，今年的麥子在普通情形看，身量都非常低矮，剩剩下的麥子不能再做編製甚麼了。

十一

就有人事先想到這個問題：「今年的草帽子一定會貴起來的。」麥期已成過去了，許多農人們又盼望着秋天的收成。

幸而過麥期後接連着下了幾天雨，在這農人的臉上又重見到喜慰的神氣。

就在這種令人高興的天氣下，瓔子以前藏在心裡的那份對馬成懷思又開始逼着她了。

然而，有一件事情使她對馬成感到失望起來。

這是在一天晚飯後，天空還漸瀝着雨點的時候。

他們一齊坐在父親的屋子裡談着一些過去的事情，不知爲甚麼父親突然提到馬成和瓔子身上來。這是父親的意思：他願意把自己女兒嫁這能衣能食的馬成——這當然另外還有整份的家資——最起初瓔子多

高興的聽着啊！她不斷地裝作的害羞下偷望着馬成的動靜……但是忽然使她失望起來，馬成跑開了。這究竟是怕羞？還是這事情遭到他的不滿意呢？這她沒法答覆自己，望了望父親，她頹唐地走回自己的屋子裡去……回到屋子裡去後她不斷地私查自己：究竟自己那地方有使馬成不喜歡地沒有？這確實在她的身姿上找不出一點使他看不上的，那麼他爲了甚麼不要自己呢？……這些問題一直麻煩了她一整夜，麻煩了她多天……

……從那天夜裡起，他們再見着時候互相躲避着。瓔子一直爲這事情折磨着……馬成也爲這事顯着有些不安……後來幸而青草的工作使他們將這事情慢慢地淡忘下來！

然而不到一月的工夫，望到那個驕勇的馬成瓔子以前曾打算擲掉的那分對他的懷戀又開始在她心裡復活起來了……

十二

一個不好的消息，從城裡傳到鄉下來，這時已是「看穀繡」的時候了。

「縣長換了，聽說這個縣長很難說話。」街頭在聽到這樣的談論，一些農夫們的臉上多了一層陰鬱。……

許多人都爲這事情恐懼着。

果然：事情証實了。……

鄉長從城裏回來的第二天，便打鑼招集全村會議。

會議的結果：因爲年頭不够開銷的緣故，所以秋天的地丁銀子着

加二成收稅。

若是秋收看好，這點銀子倒不算甚麼，可是天氣又沒有這麼大的把握，從那次下過雨後，到現在一直又沒見着雨。

許多莊稼在地裏早成枯黃。萬把千個眼眉都緊扭在一起，「他媽的！這是甚麼年頭。」農人們都這樣地恨着了。

不幸的事情連三接四地在農民們身上增漲着。……

正要收割秋莊稼的時候，縣城裡又下來了公事要壯丁。這在一些農民們心裡更加惶惶不安了。

「上面有話，誰若不願意去，一個壯丁要納二百元錢，命令是抗不得的。」一天鄉長在講演席上這樣傳訴着。

於是，苦窮了一些人，發足了一些人。因爲都估不透這是甚麼餡，誰也不願意讓自己兒子親去，所以大家任窮也願僱人代理去。

鄉間的一切情形皆不如往前了。

也不知是軍隊的紀律不好，還是果真有土匪，隣近各村子裡時常有發生被搶奪的事實。……

縣長上任不到個半月，接着換區長，鎮長，聽說村長也有信要更換。鄉間的「子簡直沒法過。……百姓們軟弱得像隨風的草一樣，那方面來了都得盡力迎護着，就是在這樣不可收拾下，便捐上加捐了

在重捐的壓迫下，農人們都懶得將熟了的莊稼收殺來家。本來年頭不好，滿收成來家那麼一點還不够賣掉納捐的，於是便有人在痛苦中憤懣的說了：

「管他是血是肉，是死是活的，反正得從農民們身上給縣太爺和太太預備出點煙錢來……」

「我不管你們是真捐也罷，假捐也罷，搶也罷，你們只要把錢給我弄來。」更有一些人這麼謠傳着，說縣長一天當着區長們這麼說。

——或許就因爲這句話，一些區長老爺才像玩笑似地將「榮戶捐」這個新額的名詞加到一些勞苦的農人們身上來。

八月的前後，莊稼算是從地裏收到場園上了。

「這把子莊稼，明年讓大家吃甚麼。」

這怨聲聯成了一串大的呼喊……

……可憐一些忠誠的農民，在年中的重捐桎梏下，愈是憂鬱了。

十三

……因爲過多的憂鬱，結果釀成一種可怕的病疫在這個鄉間流行起

一支香烟

老鐵

在夜十點鐘的時候，他們夫婦吵起架來了。爲着多抽一支香烟。

丈夫是市立中學的數學教員，太太也曾受過師範教育。他們一心一意的過着生活，但爲着家事吵起架來，一個比一個兇，賽過登三輪車的家庭。他們有一處小房子，但爲節約的緣故，却把牠租給別人，自己在一個大雜院裡租到一間屋子住着。他們每日生活的一切，都有預算和決算。每次決算，便有爭執。今天不知爲什麼緣故，在規定的時間之前，把十支天安門香烟已經抽完了。這時候他的三歲的小姑娘已睡在炕裡邊了，太太坐在炕沿上替丈夫納鞋底子。丈夫預備給學生改練習本；他一拿起紙烟盒，發見裡邊是空的，便不禁怒氣升到胸膛；拿起來空烟盒，在太太的眼前搖了幾搖，狠狠的申斥道：

「這是你管的家，還沒到時候，十支香烟可倒抽完啦。」他們夫婦都抽烟，每日規定十支。清晨起來，打開煙盒，取出一支，丈夫有優先權，先抽三分之二。然後交給太太。他在嗽洗之後，將其餘的九支取出三支放在鉛盒裡，裝在口袋裡。他到學校，照例是不拿出自己的烟。遇有同事抽烟，他就笑咪咪的問牌號和價錢，人家當然要讓他試一試，他老實不客氣的就受下了。他得着那措油的機會，便可以省去自己的。在上課前，他抽去這措油得來的香烟的二分之一，其餘的放在休息室的几案上的烟盤上。在他上課時，夫役決不敢動他的這半支煙；他們都受過訓練，烟頭兒不扔在架地上，是表示還用的。可是夫

役永遠沒見他扔在地上過，所以他在這學校教了七年書啦，未曾揀着過他的一個烟頭兒。第一課後，他拿起剛才所餘的半支烟漫漫嚙滋味兒，抽到別人都上課，他才含着烟頭兒往課堂去。但那殘餘的烟頭兒扔在什麼地方，別人是不知道的。二次下課進休息室時，他嘴裏含着新點着的香煙，這是他自己的三支之一；大概是一出課堂，馬上從衣袋裡取出洋火點着的，爲的是怕別人看見自己的來措油。他每天上午有四小時的課，到中午回家吃飯的時候，鉛盒裡的三支香烟，不是餘剩一支半，就

是一支。他到家後，從衣袋裡取出鉛盒，倒出幾個烟頭，是太太抽烟袋用的好禮物。太太在家洗衣服，做飯，照顧小孩，所消耗的香烟，除丈夫清晨所給的殘餘外，至多不過一支。在下午，丈夫很少出門，睡一覺起來，已是四點鐘了。他們用三角或兩角錢所租得來的什麼劍俠之類的小說，是他們倆的共同娛樂品；也看小實報，却是同院的街坊訂的，每點一支香烟，他們倆抽來抽去，總有三四次的交代手續。『給，給，給，』是讓烟的號。每天法定的十支烟，決不會不够用的。不料今天竟然打破紀錄。

『我管這家，比你管着好得多！在前兩月你管的時候，剩錢五十三元七角五。自我管着之後，頭一個月剩了五十五元，第二個月剩了五十六元。』

太太只顧在炕沿上十燭光的電燈下納鞋底子，聽着他的責難，仰起頭來，看見他氣憤憤的立在面前；反駁他幾句，又低下頭去繼續她的工作。他聽得太太的話，更憤憤的說：

『你不能是那樣的說，我給校長做壽，份子錢是五元。』
他故意鬥氣似的開開窗下的書案抽屜，取出一盒未啓封的天安門香烟。

『我不能是那樣的說？這兩月雖然沒出份子，可是你知道自從中秋

節後，物價漲到什麼程度？哼，小米面都賣到九毛多啦！」

在她說完這話的時候，仰起臉來看見他正在揭天安門紙烟封條。他一面揭着，一面悻悻的說：

「所以越吃越壞了。你須記得我管家的時候，吃得細米白麵，現在你教我吃窩窩頭，當然是省錢啦。前兩月我要教你吃這樣的東西，恐怕每月能剩一百元吧？」

太太聽得這話把鞋底子往炕上一摔，立起來道：

「我看你是誠心氣人！那時候白米白麵什麼價錢？」

他從煙盒裡揀出一支煙，瞧着牠的牌號說：

天安門，真糟！我管家時，教你抽前門，紅錫包，自你管家後，從馬克利跌到天安門，真掃帚星！」

他已經把揀出的一支煙含在口中點着了。

「誰是掃帚星？自我嫁你以後，你從小學教員爬到中學教員；薪水從五十元增到百五十元。我不肯吃不肯穿，給你省下一處房子。雖然小，以時價論，現在也值兩三千元。我是掃帚星，你姐姐妹妹才是姜子牙的媳婦哩！」

他一聽罵到他姊妹，不禁勃然大怒；但習慣的却將所抽的三分之二的紙烟送到他的太太面前說：

「誰的姐姐妹妹？——給，給，給——他媽的！我還沒歌功誦德，你可大誇而特誇起來自己了。一處房子？那不過是八百塊錢買的。要不娶你，我也許買了七處八處了。一月一百五十元，一年我便賺小兩千，不是可以買兩處麼？你算算我們結婚幾年啦吧！」

太太把紙烟已抽到餘下三分之一的程度了，又用力抽了一口，也習慣的把牠送到丈夫面前，還口罵道：

「誰都有媽！——給，給，給——誰都有媽！」

他接過烟頭兒含到口中，吸了一下，更用力的說：

「我說的是你媽的！」

太太嗚咽着哭了：

「你媽的，你媽的！」

他用手把桌子一拍，厲聲的喊着說：

「你奶奶的！你祖宗的！」

哇的一聲，炕上的三歲姑娘被驚醒了。在太太嗚咽着去哄小孩的時候，小孩的手中握着一個空紙烟盒。她打開一看，裡邊還存着一支完整的香煙，馬上想起來她丈夫剛才所拿的空紙盒是昨天的；小孩所拿的才是今天的哩。她露着驕傲的態度，把一支香煙扔在她丈夫的面前的地上說：

「看，這不是一支香煙？這是我管的家？」

他去地上拾起來，怒氣全消，把嘴中所餘的半分烟頭兒交給他太太，並且很懺悔似的苦笑道：

「誰知並沒超出預算。哈，哈，琴她媽，明天你去取房租吧？」

他把這一支香煙放在剛才所新打開的紙盒裡湊成十支的整數，表示他們決不寅支卯糧的決心。太太把小孩哄睡覺之後，又把那不能再含的烟頭兒和他丈夫帶回來的俱放在烟鍋兒裡點着說：

「你抽這個不？」

他丈夫伏在案上要平心靜氣的改練習本，喃喃的說：

「等一會兒，十減三，再減三，減二，減一，是餘一。那會是等於零呢？」



遊 戲

亞爾伯特·馬爾茲
祁樂爲譯

「接着我就往車上一跳！」

「你忘啦！」

「什麼？我沒忘！」

「是的，你忘了，」大人說，「你到底怎麼回事？」

孩子皺起了眉頭。他很年青，大約有十歲。他那張突出的，尖小的臉因着嚴寒而稍微有一點兒發青。他擠了擠眼，想把睏勁兒趕出去。

「來呀！」

「我想不到來啦。」

「你這個小阿木林！你願意給人家捉去嗎？」

「我不會給人家捉去的。對啦，我玩兒過這樣的遊戲。我準幹得了。」

「你怎麼準幹得了？你簡直連告訴我你應當幹什麼都不行。」

「你等着瞧好啦。」

「我偏不等着瞧。咱們回家，乾脆。」

「你幹嗎起誓？沒用，起誓也記不住。我跟你說了一千回啦！我不愛聽你起誓。起誓，起誓，長大了只能作一個遊手好閒的無賴。」

他們彼此都不言語了。

大人長歎了一口氣。我平時不到這時候不起床，他自己思索道。起來就有一頓熱熱合合的早飯吃，吃完了早飯，提着飯盒兒去等電車。

他抹去了沾在厚密的黑鬍子上的雪，可憐的小猴兒，他想到，你起得太早啦。應當再回去睡一陣子。

「喂，」他對孩子說，「想起來沒有？」

孩子搖搖頭。他的小臉扭成了一個喪氣的尖東西。

「你幹嗎——要哭麼？」

「我沒哭啊，」孩子說。「你以為我是一

小因因麼？」

「你的一舉一動倒也差不多。我對你說過的一切，你完全記不住。」

「噢！——」

孩子三脚兩步跨到了大門，抓了一把雪。

「喂，幹嗎？」

「我弄一點兒雪。」

「我又不是瞎子。用不着你告訴我。你弄雪幹嗎？」

「作雪球。」

「這就是所能想到的一切嗎？我想，你不是說你要幫助你的姐姐麼？」

「是啊，難道我沒——？」

「不，你沒有。你什麼都知道，就是不知道應該幹什麼。這兒來。」

他狠狠的揪住孩子的胳膊，拖到門裏來。「你忘記了袋子！你忘記了頂要緊的事物？你忘記了袋子，我怎麼能夠信你，不至於出錯兒？」

「我沒忘，爸爸，」孩子說。「我裝在兜兒裏了，不是嗎？我沒想到你說了半天，趕情就是那個袋子。」

「你通通給我說一說。我得料得穩，你通通知道。拿出來。你非事先預備好不可。」

「孩子從衣袋裏掏出一個皺巴巴的紙口袋。他吹了一口氣，將它打開了。」

「接着你幹嗎？」

「接着我一直等送牛奶的人轉過房子後頭去。」

「哪一幢房子？」

「前面那一幢。」

「綠的？」

「不，綠房子隔壁那一幢。」

「幹嗎不是綠的呢？」

「噢，嘻嘻——我全知道啦，爸爸，」孩子說。「用不着再說一遍了。」

「你不說，咱們就家走。」

「因為他只走到綠房子的側門，至於那一幢，他一直走過後面去。嘻嘻，我準幹得了，爸爸，你不用擔心。」

「我知道你能幹，」大人回答道，「可是我們越多一分把握越好。你手冷嗎？」

「不很冷。」

「把袋子夾在肩膀底下。」

大人用自己那兩隻又肥又紅的手攢住了孩子的又小又白的手，而且慢慢的擦着它們。

「擦着便又怎樣？」

「他一轉房子後面的牆角兒的時候，我就跑上去拿一瓶。接着就把它擱在口袋裡，走另外哪一頭兒。」

「你跑嗎？」

「不，我走。」

「可是如果被他看見了，追你的時候，

你撒腿就跑，對不對？」

「不，我還照樣兒走。我讓他揪住我，接着我就乾乾脆脆哭起來。」

「你有把握，能哭嗎？」

「有。我練習過哪。貞妮都相信我真哭了。」孩子笑着。「我叫我自已相信，我好像挨了一頓揍似的。」

「小聲點！」

「我的手行啦，爸爸。」

「插在衣袋裏。袋子我拿着好啦。要是你被捉住了，怎麼辦？」

「我就哭，哭啊哭的，你就來啦，說你認識我，我是一個窮孩子——」

「SH！」

大人用手堵住了孩子的嘴。「有人來啦。試試你的眼睛看有眼淚沒有。」

孩子擠了擠這一隻，又瞪了瞪那一隻。大人假裝在檢察他。

一個無家可歸的人從他們面前走過去，他在雪花的旋渦中盲目的摸索着。頭上裹着一隻襪包。

咱們比他強多啦，大人自言自語的說。他們盯着他，一直到雪把他塗掉的時候為止。

「越來越大了，」孩子低聲說。「送牛奶的人不會從馬路那一頭兒看見我的。我可以多拿兩瓶。」

「一瓶就够啦！我一眼他說完我認識你

之後，接着便又怎樣？」

「接着你就說，我不過是一個窮孩子，母親病啦，我弄點兒牛奶給她吃，要是他肯放我走，你可以曉得，下次我再也不幹了。——這不就結了嗎，爸爸？」

「結啦。」大人長歎了一口氣，抹抹鼻子。「你餓了嗎？」

「有一點兒。」

大人攢住了孩子的胳膊。「正格的。我也餓啦。你最好唾一口唾沫，拍拍你的肚子。」他吐了一口唾沫在雪地上，拍了拍他的肚子。「來。」

「這就證明你剛吃完了飯，肚皮很好過，」大人告訴他。

「真的，我剛吃完兩個鷄子兒跟一些米飯，」孩子說。

他們又笑起來。

「得啦，一回家咱們就可以吃了。」

大人僵住了。他那長大的身子探了出去。「奶車來啦。拿好了袋子。我不叫你出去，你別走。」

「我不動。」孩子的臉興奮的發着紅。「等着你說話。沒錯兒。我早就拿過蘋果的。」

「你還得記着。話又兒不對的時候，你光聽我的好啦。我說『路』，你就跑。你跑你的，我幹什麼，你不用管，聽懂了沒有？」

「對。」
「你服從我的話麼？」
「我服從你的話。」

「記着，無論我怎樣，你不用管！」
「對。」

奶車慢慢的走進了。大人和孩子蹲伏在門道裡。

「等它走進消火栓的時候！現在別神經過敏行啦，孩子。行啦！去罷。」

孩子跨了大門。他慢慢的順着馬路走下去，兩隻腳在柔軟的雪地上高高的抬着。

我應當跟他說把帽子扯下一點兒來。雪會迷住他的路，大人思索道。他張大了嘴在喘氣。他的胸脯一起一落，每一次呼吸都覺得非常難受。

送牛奶的人在房後不見了。孩子的身影似乎往前挪動了幾步。他由奶車的正面跳上去，隨着往裏就鑽。

工夫太大了，大人自言自語的說。唉，耶穌，基督，他費的工夫太大了。

孩子跳在柔軟的雪地上。他把奶瓶塞進口袋裡，飛快的走開了。送牛奶的人剛剛走進一條小胡同。大人盯着他。他往前走近第二家去了。事情辦完啦。一切沒問題。他總算平安無事。

大人抹抹鬍子，他嘆了一口氣，隨後深深的長嘆着。他去找孩子。
「孩子在下一段路上等他。一付嬉笑顏開的小臉。」我幹完啦。我辦到啦，不是麼？
「他問道。
「真的，兒子，漂亮，」大人說。他拍了拍他的頭。「給我拿着罷。」

「我拿的了。」孩子回答。
「好。」
「是啦，怪容易的，爸爸。再拿一瓶也不難。」他隨着父親在柔軟的雪地上帶跑的往前走。「我明天能拿兩瓶麼，爸爸？可以麼？」

大人沒有回答。
「嘿，爸爸！」孩子扯了扯他的衣襟。

「什麼？」
「可以麼？」

「什麼可以？」
「我剛才跟你說過啦。」

「我沒聽見。」
「我明天可以拿兩瓶嗎？容易着呢。我可以拿兩瓶。」

「不。」
「噢，我可以拿兩瓶。」

他們默默的往前走。
「我最好說給他們聽聽，」孩子道。

大人站住了。「只要你說給任何一個人，我就撕下你的腦袋來。我就撕下你的腦袋來！」

「正格的，我明白。我不說。我光這麼想想就是了。」

「這是偷，」大人說。「這是偷！」
「正格的，我知道。嘻嘻，咱們走啊，爸爸，我冷着呢！」

他們又走起來。頭在雪中低垂着。
「你的腳濕了沒有？」
「有一點兒。」

「我有活兒做的時候，給你買套鞋。給你買靴子。高腰兒的靴子。你在雪地上愛怎麼走，便怎麼走，透不了。」
「也許救濟委員會可以給你幾雙我穿的套鞋，」孩子建議道。
「也許。我問過了。我再問問看。」
「腳濕了，我不怕。」
大人忽然又停下來。「你知道，偷人家的東西，很不對，是不是？」
「正格的，我知道，爸爸。」
「你知道，咱們偷東西，不過是爲了你姐姐的緣故！」
「正格的，我知道。」
「我從來沒偷過別人的東西，」大人說。
「我辛辛苦苦的幹了一輩子。我是一個呱呱叫的工人。我永遠走在人家的前頭。你可以去問你母親。」
「嘻嘻，爸爸，」孩子說。「你別難受啦。我長大了，不作賊。我知道，偷東西很不對。」
「你倒說你弄了蘋果呢。」
「得啦，嘻嘻，爸爸，一個小伙兒忽然一下子，就幹起這種事來啦。」
「對啦，我明白，」大人說。
「可是不偷。我長大了，跟你一樣的結實，我點活兒作。平良心說，爸爸！」
大人矚了矚兒子的臉。「跟你媽的一樣，」他自言自語的說。「我像你這麼大的時候，比你還高一頭呢。你這個可憐的小猴兒，他們不給你長大的機會的。」
「嘻嘻，爸爸，我冷着呢。」孩子說。他們在新鮮而潔白的雪地上輕輕的走着。

亞爾伯特·馬爾茲，當代美利堅青年小說家，劇作者。前兩年，長作品「地下的河流」問世時，立即博得評論界一致的讚美。特徵是：內容方面，對現實忠實而充分的反映；形式方面，洗鍊而新穎。其餘的短篇創作，據說四五年前已經有過了紹介和譯述。

你原諒我，我在你清潔的思索中放下了了一個難解的謎，從現在起，你一定要不時把我底事拿出來想一想，也許你要把我想得很卑鄙吧！也許會疑心到我給你底愛。如果那樣，那真是我的損失。不過祥，我可以這樣說，對所有的人類欺騙，我不能欺騙你，對所有的男人背信，我不能失信給你，我正兢兢業業地保持我已經在你心中建築下的地位。我唯恐失掉了你，是你教我知道了愛情的真諦，是你教我知道了兩性間最美最真的結合，你底正直和熱情拯救了我，把我從已經歪曲了的感情中拉出來，教我知道我是正走一條逆徑上，那樣下去我不但毀滅了我自己，而且要破壞了別人。祥，在初見你底時候，我還抱着很濃烈的對男人報復的感情。我願意看見他們爲我底美麗迷醉，爲我底容貌支配，在我厭惡之後再踢他們出去，像當初我底愛人怎樣玩弄了純潔的我一樣。

如今，祥，我皈依給你，你是聖者，我是你腳下的罪徒，讓你清潔的手洗去我身上的一切污穢吧！讓我把我渴於愛情而不得的脆弱的女兒心交給你。隨你怎樣處置牠都好。你將來把牠踏破了丟棄我也絕不後悔，你底愛啓示了我，在你底愛中我才覺我也有靈魂，我也有愛。祥，你是我底救世主，你讀過黛絲姑娘的故事吧！我現在底情緒正和黛絲在明白了上帝底意旨之後一樣的純真又虔誠。祥，你別嘲笑我，你若能體會到我現在是怎樣地怕失去你，你就瞭然於我愛你底程度了。不要說那早就斷絕了關係的我底愛人。現在就是有人要我底性命來換你，我也願意從容去死而不願在死前失去你。祥，不要親我。現在是我求你，求你賞給我你底永恆的愛，求你……

好，我不說了。什麼都不如你睡夢中還喃喃地念着我底名字的真摯。祥，放開我，讓我們安靜地對坐着來討論這個問題，你究竟是回去還是……

我願意你立刻回去去見媽媽，就是你回去被爸爸關起來而不能再來見我都不緊。只要你心裡有我，噓，快噤聲，有人來了。

你看，天藍得多麼可愛，藍得這樣動人，藍真是一個美麗的色素，你願意送我一件天藍的旗衫嗎？讓我穿着你送我的天藍的旗衫伴着你，伴你在藍天下徜徉。我自己前兩天就想去剪一件天藍的衣料，現在我覺得自己去剪沒意義了，只有你才配送給我，你底真摯的愛情正如藍天一樣的純而美，牠將裝飾得我更加動人。別，別吻我，你看姨爹走過來了，我們這樣抱吻着多難爲情，等他過去，過去我再跟你親……好哥哥。

好險，剛才。祥，我不知道那個鬼聽去我們底話沒有，你摸我底心還在跳。我知道你完全被我鬧胡塗了，我讚美藍天的話來得這樣奇突。我又說什麼那個鬼。天，幫助我，別叫我把已經抱到懷裡的幸福再丟失吧！我已經被你顛沛得够了，我要安靜甜蜜的生活，我要我底清潔的小祥。祥，我跟你說實話，那個登在報紙上徵婚的小廣告，那個廣告中的高貴美麗的小姐，什麼家長主婚，什麼門第清白的話都是騙人，這是一個圈套。已經有兩個人拿出很厚的聘禮來跟我定婚而在結婚之前發覺我失踪了而自認倒霉。那個鬼，那個鬼就是你讚美過慈祥得有長者風的姨爹。這都是他底策謀，他想出的這條登廣告以我底美貌爲餌的騙婚計，這是他底家，這些家俱都是他做闊差時的遺物。現在他和我一樣窮，窮得連一口食糧都沒有，但他受了苦，他底僅有積蓄連他和姨吃窩頭都不够，你還沒意識到吃窩頭的生活在現在已經是怎样難於維持了吧！你這個大腹賈的獨生的少爺。他利用了他這輝煌的府第，他底聰明的頭腦，我這掉到他掌握裡的……噓，又轉回來了，讓我們抱吻着裝着沒看見他來，越親越好，快……

你覺得我可笑，祥，你還不知道人類底鬼魅的伎倆是如何怕人。你還不相信人底狡詐，我底小親親，你不知道我心裏現在是怎樣不安和着急，你來，你到這兒來，把你底身軀隱在窗幅裏向左看，你看姨爹在他底屋子裏用怎樣的眼睛在窺着我們。那鷹一樣毒銳的眼睛：

× × ×

小聲！你這個小東西，叫他明白了我們現在的行動就完了，他什麼惡事都作得出來，他能把你誘到黑暗的僻街上去一棍結束了你底性命，他能打殘你底腿叫你做一輩子的跛子，而無從向他報復起。他作什麼都是乾淨利落，騙人害人而毫不留痕跡，我已經看過過不止一次，用廣告以我爲餌徵婚這不過是其中的一條。你知道你食着的豐夫的飲食都是從那裡來的，這都是他從別人身上騙過來的昧心錢買的贓物。你知道現在的東西有多貴，賺上千的錢也沒有餘裕這樣吃。你，祥，你不知道爲你我已經受過了他三次的鞭打，他已經有些瞧出來了。那天，在你回家去要聘禮預備和我定婚而和家裡鬧翻了跑來的那一天。他就有意結束你，他覺得你榨不出什麼油水來，我沒有把你從家裏帶了媽媽背着人給你的五千塊錢的事情告訴他。我跟他力爭，他也覺得你父親底財勢可貪，才放開了你。也許那又是他底一計，他想藉着結束你來威嚇我，叫我反抗他是怎樣的不可可能，當然他瞧出我已經愛了你，因爲你有一切使女人動心的條件，祥，我願意你明白我，我貪的不是你底財富，你底好門第，和你獨生子的優遇。我貪的是你底心，你底誠摯的情愛。和你一塊，作什麼苦工來維持兩人的生活都好。或者你受不了苦再離開我走都沒關係，目前，在你正愛我愛得極其熱烈的現在，我不能放開你，雖然飢餓已經叫我知道了他是一個怎樣可怕的东西，有你底愛，我就有最大的勇氣去和他鬥爭。祥，我不能丟了這個天賜的機會。你看，你哭了，你覺得我說天賜的機會不對嗎？讓我解釋給你。在你來應徵的前一天，我跟姨爹激烈地吵過一次，

我腿上那條長的血痕，我騙你說是在桌角撞破的那條長血痕，是他用馬鞭子打傷的。那一天我反對他再刊出那條徵婚的廣告去，我說我無論如何也不願意再去作那樣的喪天良的事。我說與其這樣，還不如乾脆他作領家把我當作妓女來得痛快，他先勸我，說這樣作對我好，我可以藉這個機會找一個稱心如意的丈夫，找一個門第高貴的歸宿等等的话。我不理，他繼續威嚇我，鞭打我。最後說如果這次沒人來應徵的话從此打消這件事，偏偏第二天你來了，而你又正是這樣的富有。我還沒告訴你他在調查明白了你底家世之後是怎樣地高興呢。他教給我許多魅惑你的方法，他甚至懇求我別放開你，他在你身上作着黃金夢。祥，我真沒想到你是純潔得連一點社會上的污穢都沒有染上。連三點對金錢的貪婪都沒有。要是騙你，用不着姨爹教的那些超等的魅惑方法，就是我底一點小小的伎倆也足使你顛倒。我知道你在來應徵的前一天和父親大吵了一場，你反對父親叫你棉花業者李三爺的小姐結婚，你嫌她太嬌貴，你嫌她只有修飾而無容貌，你嫌她只有美國電影的智識；……

你又覺得奇怪了是不是？這城裡的有錢人都在姨爹底心裡畫着清楚的記號，他隨便想調查誰都可即日得其真像。何況你家又是這城中

的首富。我還知道你那天跟父親吵後一個人到公園去了，晚上回家的時候口袋裡就帶着一張刊有我底徵婚啓事的小報。你一定想找一位美麗又能幹，有學識大方的小姐去反抗父親提出的婚事吧！你一定不願意在你家熟識的圈子裏找，你因爲無聊而翻看小報恰巧又看見了那條小廣告，於是你想來撞撞你底運氣對不對。

你來了，我立刻我就明白我是使你滿意了，幾天後，我知道你已經到了不能捨棄我的程度。那一天，你回去跟父親商量而遭到責罵又回到我這兒來的那一天，我受了姨爹的責打。我知道你父親總會怨你的，有你媽媽那樣一個好的內應。這真是我底好運，我想一切苦難

我的，你放心。

一會，到那個朋友家之後，你交我帶一千塊錢回來。說你被留在那兒吃晚飯，留在那兒住一夜，他一定遣那個燒飯的老康尾隨着你，用不着怕，說話小心，跟那個朋友盡力渲染我底美，明天我再去看你再拿回一點錢來，看錢的份上，他一定會暫鬆他底魔手，這樣我們就好了，祥。一想到能自由在你苦度以後的歲月，我就要發狂。我真是高興得不知如何是好。你底媽媽是沒問題，我想我一定能使她愛我像愛你一樣，但是爸爸能够不蔑視我過去的污點而原諒我們嗎？

× × × × × × ×

祥，你這樣好，我今天才相信我自己的力量，我怎會使得你這樣愛我呢？不，這不是我，而是你，是你好，你是怎樣的純情啊！祥，叫我死給你吧。祥，親我吧！我簡直不能自己了。

× × × × × × ×

四點了嗎？叫我去碰碰我們底運氣看，蹲下來。蹲到窗底下，叫我看你底支票是不是藏得毫無破綻，我們好去拜訪你底朋友去。

好了。等着我，我去找那個魔鬼去。噲，正好他來了，我們先抱着，等他正經過窗子的時候，像不意地看見了他。我就出去跟他說，你裝得跟我底神氣一樣。小祥，小心。

新刊介紹

風雨談月刊 (四月創刊)

柳雨生編，上海風面談社印行

筆陣 (七月創刊)

文藝半月刊，南京筆陣社

藝文雜誌 (七月創刊)

月刊，藝文社發行

華北作家月報 (六月革新號)

華北作家協會出版

文學集刊 (重刊，八月創刊)

藝文社發行，沈戲天主編

藝文雜誌

七月創刊號已出版

- 中國文學上的兩種思想.....知國堂
- 睡著的人.....聞新
- 一個簡單的心.....穆亞平
- 動手術之前.....梅娘
- 晚景.....共鳴
- 人群(戲劇).....陳綿
- 關於評價.....常風
- 音樂悅樂同聲談.....俞平伯
- 白皮女.....畢樹棠

佳作繁多·每冊一元·歡迎預定

藝文社出版

新民印書館總經售

孤獨

你隨身有孤影，
爲伴，那麼走吧！
高原上一株孤居的樹，
守望着明月。

遙遙辨出，
家門在何方，
朱門兩扇，
看落霞到不見。

十月

十月吹來午後的風，
才知道沒有別離！
在殘牆與楓葉之間，
小小的青山青天有倒影。

秋天究竟多高，
而秋風多輕；
有什麼幽怨，
爲什麼叫小春。

傍晚裡秋虫跳進草裏，

闌靜

去睡吧，撈一株魚藻，
燕子們輕捷的飛舞，
那已經是江南的事了。

燈

薄暮的燈，
照得日歸去；
薄暮的雨，
送夜上征途。
人醒在無力明白裏，
月搖曳出明淨的風，
綠紗的窻是年輕的夜，
烏雲冉冉的。

滿天是明月的關山，
雲散了，森林不見了，
我拈亮了夜半的燈，
燈是你夜深的夢。

白衣大士的懷抱裏，
手倒捧瓶的噴泉。

納涼

黃昏的霞如厚土，
黃昏的星如明珠，
側目的看吧，

當半圓的明月升起時。

一個伸欠若石抱懷，
終日以汗洗而吧，
陽光的林子綠和白，
白日的芬芳，你要想。

在淚裡納涼，你要想。
這時候的白日天即海，
白雲乃牧羊的良朋，
明明是海上的情意，
容納着自然的歸宿
是誰呢，在遠方的相知，
無聲的，
伏日的花園裡，
樹葉上風翻飛着。

游子的定義

游子的定義，
你欣羨誰的行止？
黃昏是你的江南，
聽一聽零落的鐘點。
是西望的時候，
如果秋天的夢隨着，
暮投何處呢？
你思索，

斜陽的紅線，狗的頭鈴響，
繫在樹與我身畔，
那荷葉鬼，
遂令你面北眉南。

懷

霓紅燈潑紅街心，
爵士樂顫碎靈魂；
人叢中萬頭攢動，
獨自沙漠上沈吟；
希冀聽月下駝鈴，
蕩漾湖心底白雲；
把無絃古琴撫弄，
空谷裡喚起回音。
相隔祇一衣帶水，
共欣賞星天奇文。

劉崇一

獨白

晚香玉噴吐清芬吧，
黎明要照你的白骨！
紫燕掠過心池，
切莫留下墨影。
何處飄來九月濤笛，
吹散了教堂晚鐘？
枯井傍空心老樹下，

談我姑且息影吧。

贈

在我生命的瓶裡，
永開着不落的花；
杏雨已飄下綠波；
看桃雲又在鋪錦；
翠柏聞了香的清芬，
迷醉了銀髮的靈魂。

在我生命的瓶裡，
春花是永不謝落的；
灌溉以清露之淚吧；
梅蕊吐出杜鵑之血；
縱使我白骨洒野，
祇要惠風吹綠芳草。

花片

扣門的風，
無聲雨的叮嚀，
輕輕的，
我有小鳥的名字了，
三月夏之陰路的平靜。

中國文藝 花片

小鳥

又是這夜色的來去，
摘自星星，
我小鳥的名字，
蒲艾節清晨的櫻桃，
紅玫瑰和我，
小鳥我的希望，
星天如笑。

荷秀

雨途，
燕子漠漠的家鄉，
清綠是我的第一句，
手是四季的顏色，
紅色的花開如人清秀，
我有在初夏的晚上。

聞青

詩成病後遠行的方向，
紅色的蹣跚，
紅色的微笑，
熱情和好意，
也在那海上人的情懷，
紅荷的想像，
回頭雨途的主人了。

三顆星

三顆星和月的水上，
燈光是路線，
一片簡，
如我五月的相依嗎？
誰說逝者的安詳，
小山的這邊，
又有紅杏我的希望。

陌生的夜

星子鑲在沉藍的天空上，
黃昏的影子流在林蔭里，
一响古寺的鐘聲，
叩緊蘆葦葉子的蕭蕭。

顧視

憧憬里還有一支雄壯的朝陽，
老馬漫步着幽陰的暗夜，
夜風像一束少女的柔髮，
佇立着，望一眼混濁的流波。

不是悵惘翅子的搗打，
流星輕落在水紋上，
是陌生夜的悽依嗎，
不同的方音訴說了異趣的故事。

夢

吻一口綠色波瀾的餘香，

又溫習了一支熟悉的夢，
一條無邊的暗海，
渡走一隻無舵的海運船，
搖去了相思的靈月，
聽風聲吹打着蓬起的帆圍。

相思子

查顯琳

相思子，赤色小豆。相傳有戊卒歿於邊界，
其妻思之，哭於樹下而卒，因以名之。

妳用心絲串落水晶之淚，
孤星回映出相思寒流，
脈脈清銀下瀉，
長天描繪出永世之傷愁。

而騎士的駿驕呢，
衝入金劍矛光，
吶喊聲漸地遠了，
吻消殘於櫻唇如霜夢。

逐流情波外的人兒，
今夜你回來吧，
蒼茫中有如畫角，
不是苦梟，
一歎驚碎沉酣。

新月遺失去娟影，

涼風滲透心肺，
野蟲子躲藏草莽，
振展明翼奏出凄美，
溫存的細語呵！
溢出了記憶之金杯！

生命之綢繆，
奄奄將逝的期待廝守，
願比翼携飛，
潛隱入林川野澤，
但白駒更把人擲拋。

不用再凝眺了，
任泛濫淚潮吧！
且莫回過頭去，
寄語妳深黯的柔靈，
乘馬而逝者，
想不起殤魂在天涯。

雙眸乃急降瑩珠，
連玩珀之璣全墜下了，
青春枝頭，
飄落可憐薔薇瓣紛紛，
綽約之姿，
淡了無語化埋林蔭，
而騎士的夢呢，

安置刀盾鏖鏘，
還延綿於來日輝煌，
無數粒洎的種籽，
播植在黃泉，
留給塵寰血的相思子……

短歌

范一民

一
永恒的聲音，
如藍色天空的季節，
是鳥可愛的語言，
裝璜着每一根白的羽毛，
璀璨如海上的雲，
於是我空墜下：
它有我明麗的胸懷如鏡子。

二
鳥是太空的孩子，
她的歌是靜靜地流水，
今天有綵繪的天，藍色的天
青色的霧，綠色的大平原，
做了她夢的事，
(她有藍寶石的眼睛)

三
她飛過海，

又翔于天空——
天際內是她一天的彩繪，
最典麗的，
天有她旋轉的生風尼，
和影子，晶潔，
如她的顏色。

四

她的地平線，
一個天又和一個海，
她是天上的旅客，
怨她的淚是一池清水，
如沙漠的花朵，她的翅，
載有古典的思恤，
不息的升沉，最透明。

春月夜

一鴻

我踏着，
乳白的月色，
走過小石橋，
流水在腳下低語着，
啾啾地，
吐訴出春宵之抑鬱。
是那裡，
飄來野花的香，
香裡有溫柔的，
戀的調子，

還有，
纏綿的小曲，
——是牧女的幽怨嗎？
在遼遙的南國，
有春的夜，銀色的夜……
有人長夜不寐，
想從眼淚裡，
開出朵鮮花，
妝點上，
空虛的回憶。

河畔

智者樂水，
但耐於形勞案牘了，
雲煙濕，明朝好作，
第一番雨嗎。
河上有橋影和人影，
尚無欸乃之聲呢，
雖客冬的冰，
早溫軟在水的心上。
徒然的淚點，
且莫徒然地滴落，
草尖的露水蘊滿了愛。

李健

一雨即是豐收的信號。

鴿鈴在天，

念遠人久睽違了，
枝樞仍有冬冷的記憶，
權折一枝吧，寄流水。

東山

東山有遊廊蔓延，
扶着欄干指點，
濛濛的二月雨，
雨裡有山桃開遍。

跪在紙窻前，
籐椅上向外偷看，
山澗的雜藻游魚，
你擰着腰臉。

雨後雲中有月明，
下山路匆匆，
摘去鬢邊花，
歸來不許留痕跡。

歸來

薄暮從遠方爬來，
羣山蹂進了紗籠；

范舒

倦行人濯足在溪澗，
不想踏碎了水上的月明。

門前有鵲鳥栖止，
樹間有流螢宵行；
遙想溫明的燈下，
該有妻兒的懷念了。

認為歸來是突兀的，
躊躇去叩那蓬門；
松下佇立涼意浸人，
抬頭可見請空的疏星。

欲暮

陽光撫愛着古老的院落，
無限靜悄，
一團溫暖逡巡在老槐之柯上，
熟悉的或陌生的黃昏曲，
低訴着歲月的哀愁。
誰家的炊烟濃了。

古道上的駝鈴聲，
響落了夕陽。
沒有人留意，
今年的第一枚葉落；
白楊已瑟瑟而悲了。

西平

夜 客

行過的路上，
遺留了幾許煩憂；
數聲折響，
敲冷了獨行的異鄉人。
有柔細的燈泣聲，
在落細枝的月下。
是十二月了，
寂寞的情調難忍。
素衣人當乘了如風的車馬，
或用不驚動一聲犬吠的脚步，
我將用欣喜的顏色，
迎迓一個遠方的故人。

夜 談

初冬的夜晚風更緊了，
朋友們絮談時是忘掉冷的，
你說人生是走路麼？
我們都是同路的朋友。
我總想向身邊走過的人說句話，
更想親密地握一握手呢！
但人們彼此很少說真誠的話語，
路人只是各自跟着各自的影子走着。

石 樵

而友情是人間最偉大的，
友情的泉水會潤澤乾枯了的心，
飢饉時方知一粒穀的可貴，
丟掉友情有如病人丟掉健康，
攜起手來我們踏上征途，
合起聲來我們共歌一隻曲。

青年人的心如風裡落葉啊
多風的日子裡乃更可悲，
莫隨着失了方向的風飄呀飄呀！
意志之船要有一隻錨，
昨夜我已看到流星滑過天邊，
黑暗中剎那光明也是可貴的。
讓我們耐過漫長的黑夜吧，
黑暗的尾巴後永遠追隨着光明，
讓我們離開矮屋登於高山吧，
斗室中枯坐天地太小了，
擴大視野看着面前的路，
掌穩舵作永遠之航行。

不能終日在夢里遨遊，
眼前是一堆辛的日子，
溫室之花是只能生於溫室的，
雨暴風狂日乃顯露弱者的空虛，
苦悶使你想墮於夢之谷麼？
擯棄社會的人也將被社會擯棄，
「真實的生活是靈魂永遠的活動。」

我們有只是生存不是生活，
世間充滿了無限真與美，
一個人不應說「無聊」
爲甚麼要悲觀人生呢？
眼前的辛酸未來能兌換幸福，
逆境中生活是有真味的，
我們永遠要含着笑走路，
莫看今日的季节淒涼。
只要春天永駐於我們的心里，
「冬天來了春日還會遠麼」？
春天永遠是我們的。

鏡子

這面鏡子照我美，
那面照我醜，
正像有些人喜歡我，
有些人厭煩我一樣，
鏡子也有自己麼？
水啊，你是我最好的鏡子。
小魚兒，溜甚麼呢，
我們是不帶釣竿的游子。

野望

郊外古道旁，

寧玉

斜倚一樹白楊，
望一陣歸鴉過了，
點點送殘陽。

若是誰說：「這人
呆呆的看些什麼」；
我回過頭來，給那個，
好奇的胖子，一個微笑。

流浪者

深夜裡仍奏異國情調，
是誰，在嚴閉的窗子下，
催開了一朵淡藍色的小花，
燃起少女淡藍的火焰，
窻內少女夢中的淚珠，
流浪者乃有了夢一樣的眼睛。

流浪的人有福了，
太陽第一條光線，
花間第一粒露珠！

綠和白

綠的是河邊蘆葦，
綠色裡有浣衣女的夢，
綠蘆葦上晾一襲紅衣，
綠遂增了無限生意。

白蘆絮是秋的末路，

白髮裏老人紅顏，
白蘆絮上飄一片枯葉，

白遂成了老年之悲哀。

編
輯
小
記

本刊從八卷一期以來，因為縮減篇幅的關係，加上幾個已經開始登載了的長篇連載，一時無法中止，以致使小說的篇幅無形減少許多，尤其是屢次聲明了的。現在為了補救過去這一點損失，這一期出了「詩與小說特輯」，主要的是在於向讀者推荐了五篇創作和三篇翻譯的作品。

在五篇創作的小說中各有不同的作風。本來第一篇發下的是關永吉先生的「流民」，一篇長一萬五千字的描寫逃荒的故事，作者自題副題為「一篇沒有完結的故事」，不但題材現實，而且作者寫來非常生動；不幸因故抽出，將來或在上海某刊物與讀者相見。代替這一篇的是臨時從外稿中選出的魯施先生「地下線上的八」，作者在寫作上也經過一番努力，這篇長兩萬字，本可一期登完，不過限於固定的篇幅，還餘下六千字下期續完。

「一隻香煙」的作者老鐵先生是一個老作家，近年來專治聲韻學！小說早已不寫，這一篇是特為本刊執筆的，在這短短的三千字中，給我們畫出一個很活潑的畫面，像是畫冊中的素描。梅娘女士的「小廣告裡面的故事」隱隱中有深刻的意義，而寫法也極親切動人，這正可以代表她寫作的特長，想也是為讀者所期待的。

「沙嶺下」和「搬道夫」是來稿中優秀的作品。二水先生的稿件是從開灤寄來的，這篇小說的題材先給我們很新鮮的感覺，使我們明白了另一地方的生活，在現在小說界貧乏的時候，極需要這類的作品。芒艾女士在濟南「大風」等刊物上常有作品發表，這篇「搬道夫」也簡捷地畫出一個勤勞誠實的人的影子。

本來還有許多篇作品預備這期發表，一時因有篇幅關係，又只好移在以後，像是舒申先生的「漂泊」原文過長只得割愛了、曹原先生的「前夜」同尉遲西先生的「雪線上」二篇當繼續發表。另外，編者還特約了袁犀和蕭艾兩先生執筆，因時間關係，都還未寫出，將來總可與讀者相見的。

翻譯作品中的芥川龍之介已為一般人所熟知；勞倫斯為英國作家，以「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一書著稱，善寫兩性愛，這篇「落花生」也略之可窺見其作風。馬爾茲為現代美國作家，「遊戲」一篇寫來多麼輕鬆，然而這裡面都有教育的意義在內。

因為登這幾篇小說佔去了大量的地位，所以原應續載的「蓉蓉」「逐流之歌」「褪了色的朱門」和「秋土」四篇作品暫停一期。尤其抱歉的是這期「文藝談」的篇幅也給佔去了，這是要請讀者原諒的。

詩歌部份稿件比較廣泛，也可代表不同的嘗試。關靜先生寫詩多年，現在大學中擔任詩的講座，其詩頗可注意。劉崇一與查顯琳兩先生是師生關係，查君寫詩原是從劉先生學的，這次能一齊發出很為難得，「懷」實係為查君而寫，劉先生直接寄來，而查君却已遠離古城了。何一鴻與范舒兩先生寫詩很久，發表不多，作風頗相近。聞青韻視兩先生已為讀者熟知。其餘各篇都是來稿中優秀的詩作，這次共彙集詩十二家，雖量不多，而質上恐不會太使讀者失望。這裡希望讀者的批判。

(七月九日)



沙嶺下

二 水

如果不起風，海就那麼用低音哼着永恆的悵鬱的調子，尤其是在夜間，聽來有些悲哀。可是有風的夜就不同了，風擦着沙嶺的嶺脊襲來，將細沙捲進空中，聲音那麼尖銳淒厲，同時海也變了調子，一個緊逐一個的黑色的大浪擗上岸來，瘋狂的咆哮着。這其間，沙嶺與海之間的海灘上，窩舖裡睡着的人們該咒罵了，因為風聲和海濤的咆哮，使他們不能安穩入睡，並且更容易挑逗他們已經為過度的疲勞麻木了的腦子，去瞻顧他們的生活及一切，而苦痛着。

今夜沒有風，窩舖裡的人們能够很平安的睡半宿覺，子夜方過，兩個廚夫轉移着懶懶的身軀開始在露天廚房裏活動。隨後窩舖裡的空氣也就騷然了。

「下哨（註一）啦！下哨啦！」

「王八×的們，還你媽個×的裝死，下哨啦……」

頭子和大膽公（註二）每人一隻手提一盞風燈，一隻手握一根木棒，闖進每一個窩舖裡兇暴的罵着，用風燈在各處照，見依然有人未起來，就用木棒重重的敲着那人的脊背。

當兩個廚夫還沒有出來活動，烟肉裏還沒升起深灰色的炊烟，那時候大環就已經醒了，是被夢中母親和妹妹的哭聲驚醒的。醒後哭聲依舊在他耳邊更哀怨悲傷的低泣着的音韻一般高低，一般粗細，猶如從同一個喉嚨哭出來。是母親的？是妹妹的？他分辨不清。

「媽，小銀——」

他伸出雙手向前面抓過去，却撲一個空，面前一片漆黑，他才真的清醒了，耳邊的哭不是母親的也不是妹妹的，是海水，四周伙伴們困睡的鼻聲，疲憊低悵的浮游在海水聲的底層，誰「咯崩，咯崩」的咬着牙齒，推翻了一個身又沉重的舒出一口氣；由地面傳過來遠遠沙嶺上，偶然拂過的一陣輕微的風掃着細沙的細碎的音嚮，這有聲的寂寥，這悲哀的合唱，而凌乎諸聲以上恒久低訴的海，又訴得如何沉痛哀惋呢！大環用手背揩一揩眼睛，夢中的淚痕將面頰都染滿了。他感到幻滅的悲哀，失去的空虛，荒涼，雖則不是一個愉快的夢，畢竟是溫存的，他努力追撲着夢中的影子。

在夢中他又遇見母親和十歲的妹妹小銀。她們穿着破爛的衣服，蓬着鬆頭髮，母親提一個舊籃子拿一條木棍，小銀提一個很小的洋鐵罐拿一條較短的棍子，籃子和鐵罐裏都空空的甚麼也沒有。她們告訴他每天走好幾個村子也要不飽，突然他一抬頭，她們看見他黃瘦的面頰，都吃了一驚，母親痛愛的將他摟在懷裏。

「大環多瘦呀，哪裏太苦吧？」

母親溫柔的撫摸着他的頭，他感到鼻子一陣酸，一句話也沒說就撲在母親懷裡哭了，母親也哭了，小銀在一旁哭得更傷心。

老半天他才用衣袖拭臉上的淚，將他在海邊上「拉勾」（註三）的生活，用低沉的聲調敘說出來。

母親一面聽他敘述，一面眼淚一滴緊隨一滴的落滿他的臉上。

「大環，媽要知道這麼苦，起初說甚麼也不放你去。」母親的全身哭得抽搐着。

「哥哥，別再去吧！」小銀抱着他一隻胳膊，眼睛都哭得紅腫了。

「不中，頭子和大船公厲害着呢，前天有一個人夜裏從窩舖偷爬出來，打算逃跑，叫頭子狠狠的一棒子，把腿就打折了……」

「這裡不是窩舖，是咱們的家，他們還能找到家裡來嗎？」母親和小銀一齊說。

「不！」這一剎，忽然一個亮光在他腦子裡一閃，他又記起一件事，那是他自己的秘密，沒有告訴過任何人的秘密，於是他忽又鼓起勇氣，淚眼中閃起希望的光，凝視着遠遠一片白茫茫波浪起伏的海，「不，媽我還是回去，媽不是告訴過我，不吃苦中苦，難得甜上甜嗎？我不怕苦……」

「別去，大環——」

「別去，哥哥——」
母親和小銀就緊緊的拉住他的衣襟哭起來，一直哭聲將他從夢中驚醒來。

去年秋天樹葉剛一枯落的時候，大環的爸爸爲貧困的生活愁病了不久就死了，剩下母親妹妹和他三個人淒淒冷冷的過了一段日子，還沒到冬至，僅餘的一斗糠也吃光了，他們像同村的許多人一樣，提一根棍子做了乞丐。過了年，海邊大網上的頭子在滿村子裡催拉勾的。恰巧這時大環聽來一個故事，於是秘密隱藏在他的心裡：海邊大貝殼裡有很多珍珠。他要去尋覓珍珠，所以決定去拉勾，他跟他母親商量，告訴他母親說他打算到海邊上去拉勾，這樣不但自己暫時有地方去吃飯了，並且當時坐地就可得五十塊錢，五十塊錢也够他母親和妹妹過些日子，他母親雖極力阻止，說他年齡尚小，受不了那樣苦，他却將他十四歲健壯的身體誇耀給他母親看，後來他母親想一想，也就沒理由再來阻止了，一個月以前，清明菜的嫩芽長遍田野，例年都是如此，清明節開網打魚，所以在清明節的頭一天早晨，他興奮的懷着像淘金隊出發時一樣躍躍的心情，懷着他的秘密，辭別了母親和妹妹，

背了一條很小很薄的破棉被，隨着許多未來的伙伴們，跋涉過那一帶綿延起伏矗立在海前面的沙嶺，來到海邊上。

一個月來，除去過度勞苦的生活將他的健康漸漸毀壞外，他還沒找到過一個較大的貝殼，心底的秘密雖冷灰了一大半，可是仍未完全絕望。

「下哨啦！」

窩舖口那裡先伸進來一隻風燈，然後頭子宋大鬼探進半個身子，驟然一聲爆雷般怪喊。

窩舖裡感應般的立時騷亂起來，大家都從稻草上爬起來，雖則身體依然疲憊的利害。大環的回憶被宋大鬼的喊聲逐跑了，一翻身抖掉蓋在身上的那條破棉被，立起來。

「噲……」

像有一個大鐵錘從他頭上擊了一下，腦袋裡噲的一聲，眼前一片黑，他立起的身子頓時又蹲下去，險一點跌倒。他用雙手抱住頭呆了老半天，腦袋裡的疼痛和昏暈才漸漸消失了，復了原。他又慢慢的站起來，覺着頭重腳輕，渾身酸軟。

「是病了吧？」他想，可是又有點不相信，因爲他從沒有過病。他試着走了兩步，全身骨節都覺着發酸，兩條腿像帶着千斤重的巨石，這他才相信是真的病了。

他勉強支持着走出窩舖，打算跟宋大鬼說一聲請半天假。剛鑽出窩舖口，却被迎面的一幕給嚇住了。

恰巧距窩舖不遠的地方，風燈一閃，映出宋大鬼一付滿臉絡腮鬚子的猙惡的面孔，舉起的木棒落在一個人的脊背上，那人隨木棒倒下

去。

「×你一千輩的奶奶，看你還有病沒病，裝扮的倒好，來這套你還在孫子輩上站着呢！」
第二棒又接着落下去，半天，那人艱難的從地下爬起來，歪歪斜斜的向海岸走去，影子消在黑暗裡，看不見了。宋大鬼也搖晃着風燈向別處走去。

大環再沒勇氣和宋大鬼說，咬一咬牙，緩緩向海岸移動脚步。

陰歷初四五的夜，沒有月亮，空中佈滿繁星，閃着冷冷的灰色的光輝，像死魚的眼睛。沙嶺像在黑暗中排成一長串的駱駝，靜靜的臥在海灘的前面。海水呼哨着，黑暗中推上岸來的波浪，濺起白色的浪花，像魔鬼張開巨口，露出的牙齒。

岸旁有幾盞風燈，每個風燈都映出一些鬼影似的人影在幌，不時一陣兇暴的罵聲由黑暗中飛進夜空裡，隨即又被海水吞滅。大環拖着酸軟的身體，走近岸旁，已經「拉了頭子」（註四），就快「出哨」（註五）了，只剩了網還沒有抬上船去，僅能看清一個黑輪廓的一些人正在忙碌的工作。

「狗×的們，還不捲起褲子來抬網，楞甚麼？」大艄公手中的風燈一幌，用破喉嚨罵着。於是旁邊的幾個人將破棉褲的褲腿都捲到膝蓋上去，然後大艄公又對其中一個吩咐：

「傻子，槓子還在那邊，取去！」

傻子的臉恰巧對準風燈的光，映出他那叢如鐵絲一般硬直的三寸多長的頭髮，及他那雙永遠不會伸直的彎曲的胳膊和彎曲的手指，他痴呆了一會，忽然像觸電似的嚷着：

「整哪！整哪！」

一面顛顛着他不會伸直的雙臂，跑進那面的黑暗中，一會兒肩抗着幾根槓子又由黑暗中走回來。

「來！抬！」

大艄公先將褲管捲起來，然後提着風燈涉進海水裏去，跳上浮盪在海浪上的小船，隨後那幾個已經捲起褲腿的人，一次一次的涉進海水，將一網一網的網抬上船去。

四月初旬的夜，海邊的空氣是涼的，海水更涼，涉進水中的人們身體哆嗦着打着戰。

「大環，小妹子的，這邊來，坐一會兒！」

背後一個聲音喊過來，大環回過頭去，不遠有一堆黑影，中間有一個手指蓋大的火光在半空懸着。大環走近去，漸漸認出那是幾個與他年紀相彷彿和兩三個年紀最老的伙伴，坐在那裡等待船一出哨，就準備開始拉網。懸在半空的光火是何老頭子的旱煙袋鍋，招呼他的是籃兒，獨自坐在一堆繩子上。

大環和籃兒並肩坐在繩子上，籃兒平時是一個流浪的乞兒，沒有家，也沒有一個親人，去年就會在海邊拉過大網，跟大環挺要好。

「小妹子的，昨兒的魚好吃不？」

昨天午後末網拉上來，籃兒乘衆人不注意，很迅速的從褲兜裏

抓出一條一尺來長的黃花魚揣在懷裡，然後又到廚房旁偷了幾根秫稈，就拉着大環跑進沙嶺裏去，兩個人將黃花魚燒得半生不熟的吃了。

籃兒說時還嚙着口涎，晒着嘴，彷彿黃花魚的餘香，還留在嘴裏。

「好吃！」大環也想起昨天黃花魚的滋味，嚙着口涎。

「昨兒燒的手藝不好，外頭都燒胡了，裏頭還挺生，小妹子，你看今兒個得手再偷個大點的，試試！」

「……………」

一個流星從空中畫一條弧線，又消失了。

大環被海風一吹，感到更不舒服，頭發暈，全身發緊，呼吸也有些緊促，就將身子躺在沙地上，頭枕着繩子。

「怎麼了，大環？」

籃兒早就覺察今天大環很沒精神，見他懶懶的躺在地上，不禁問着。

「挺不舒坦，腦袋發暈，渾身發緊！」

「是黑夜凍着了吧？」籃兒一面說着，把一隻手掌伸到大環額上去摸了摸，隨後又抽回來說：

「熱的惡，來我給搯搯。」

籃兒把大環的頭扳到自己的腿上，用兩隻手的手指在大環額上捏着。

「這麼不舒坦，怎麼不跟宋大鬼告假，歇一歇！」

「告也白告，碰巧了還許挨頓揍！」

「真是，小妹子的，宋大鬼真不是人揍的，剛才我親眼見他用棒子打老楞，老楞病的那樣兒跟他告假，他還說老楞虎他，小妹子的！籃兒憤憤的吐了一口吐沫，手指在大環額上更用勁的捏着。

「今兒黑夜，我夢見我媽和小銀着。」大環眼睛望着天上的星，很傷感的說。

「是想家了吧？」

下面，又從地縫裡擠出來一般，他們脚步踏的和身體擺動的頻率也很緩慢。漸漸的離開海水遠了，唱聲漸漸高亢急促起來，於是他們用力的赤着的脚，把沙地踹成一個個的坑，身體傾斜得差不多肩膀要挨到地面。

「呼！嗨！呼！呼！——」
喉嚨早就唱的嘶啞了，仍然用力唱着，頸子伸的很長，臉紅紅的暴起一根根的筋，如一群憤怒的鬼，狂呼着他們地獄裡窒悶得透不過氣來的生活。

突然一個雨點打在宋大鬼的面頰上，隨即雨點一個緊接一個的落在他身上。

「啊！雨來了，快拉呀！」
宋大鬼將手中的木棒在空中一揮，跳起來狂喊着，滿臉的絡腮鬍子都直豎起來，緊張的面孔像一個判官。

「呼！——嗨！呼！呼！——」
拉勾的像一羣被判官驅策的鬼，瘋狂般的唱着，脚步踏的更快。不一會，暴風由海面襲過來，隨後急密的雨絲由空中潑下來，海面如沸騰的水，狂風捲着巨浪撼天震地的吼着，推上岸來。

「媽的×的們，使勁啊！」
「拍！拍！……」
「嗚！——嗨！呼！呼！——」

雨絲彷彿千萬支箭射在大家的身上，睜不開眼睛，口堵的緩不過氣來，雨水由頭上，臉上，手指上，衣袖上，褲腳上，如注般不斷流下來，暴風捲着，像要把人都捲到空中去。宋大鬼的罵聲聽不很清楚，他手中的木棒雨點似的打在每一個人的身上，大家東歪西斜的與風雨抗爭着，如風雨一樣瘋狂的唱着。

「不中，我不——」
忽然一個人像受不了這樣大的威脅，用了最大的努力，反抗的解下腰中的繩子，從行列中跳出來，宋大鬼很快的撲過去，掄起手中的木棒，一下子擊在那人的頭頂上，一股紅東西在大家眼中一閃，那人隨即倒在地上，那人是老楞。

宋大鬼補在那人的缺位上，跟大家一齊拉。

風聲，雨聲，海浪聲，「嗚一勾」的唱聲，混雜在一起，宇宙像瘋狂了。

大環的身體就軟的要癱，頭痛的要裂，打算跟宋大鬼說一聲，看見方才老楞的情形，又沒勇氣了，隨了大家唱着，動作着，腦子裡昏昏迷迷的好像想着許多事，又像是在夢中。

彷彿依然是在昨夜的夢中，他母親和小銀拉着他的衣襟哀傷的哭泣，叫他不要再來，他很剛愎的跟她們說，不行，海邊有藏滿珍珠的大貝殼，他們可以發財，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要不窮一輩子，苦一輩子，於是他掙脫她們的手跑到海邊上來，果然海灘上有一個巨大的貝殼在那裡放着，他快活的忘了一切，把那大貝殼揀起來抱在懷中，這時，突然宋大鬼由背後跑來，看那情形是要搶貝殼，他就沒命的向前奔跑，却又跑不動，渾身發酸，兩腿發沉，又下着這麼大的雨，

颳着這麼大的風，一着急就跌在地上……
大環覺着心口熱辣的，一張嘴由口中吐出點東西來，隨即緊接着又是好幾口，他就甚麼也不知道了。

大環躺在地上，妨礙了大家的工作，宋大鬼過來把他扯到一邊去，見地上紅了一大塊。

「這小子是紙糊的，累的吐血了，暈過去了！」
宋大鬼的話在風聲雨聲和海浪聲中誰也沒聽清，大家只顧又開始瘋狂般的唱起來，與大自然的威脅抗戰。

「嗚！——嗨！呼！呼！——」
風勢雨勢一些也不見減退。

已經見「把頭」了。
一九四三、五、二十二日，於福安電報

註：
一，下哨：由窩舖到海邊去工作。

二，大艙公：頭子和大艙公都是很有經驗者，頭子專門管理和監督拉網的人們，大艙公親自或分咐別人做各種工作。

三，拉勾：拉網。

四，拉頭子：指定由何處下網。

五，出哨：駛船進海下網。

六，回哨：下網船到一定遠，即向回開駛。

七，嘎一勾：拉網者工作時唱的歌。

八，把頭：網。

喬在起初覺得他的事情還不壞。他的工作是幫同伍長阿爾伯往車上裝載乾草。他們兩人住在離車站不遠的一所小房子裡，倒很快活。喬也從來不把阿爾伯當作自己的長官，所以他們兩人都不感到拘束。而且像這麼一個小鄉村車站的近旁，也的確是一個很愉快的地方。鐵路線的那一邊是一大森林，在近處這一邊有一所紅色的房子，點綴



◇ 落花生 ◇

勞倫斯 作
陳礪 譯

候，顯得蒼老一些。他和喬是很好的朋友，他雖然喜歡打趣，可是也有他的沉靜莊嚴之處，因為他的打趣不過是藉以避免他的無聊而已。喬比阿爾伯年輕得多，祇有二十三歲。他是一個高個子，安靜的漂亮小伙子。他比他的伍長的出身還高尙些，人品也比較高尙。他很注意他的外表，每天必刮臉。「我的臉並不大，」阿爾伯說，「若是像你這樣每天刮臉，我的臉都要刮沒有了。」

在這個小小的堆積貨物的場子裡，倒是很熱鬧，有三個年輕的腳夫，有農人們的大車載着乾草，有的由森林中載來木材，也有載着煤來裝在貨車上的，來來往往，絡繹不絕。烏黑的煤塊沉得這地方更加酷熱而且想睡。在那白色的大門那邊，站長的孩色的坑着，幾隻雞在悠閑地散步，站長是一個發胖青年人，在草地上幫着他的妻子把洗乾淨的衣服晒在繩子上。

一些船形的大車由布列克勞斯載着乾草來了。起初是一些鄉下男人趕着車，在第三天上，一個鄉下姑娘隨着第一趟載草的大車出現了，她牽住兩匹大馬，不費一些力氣就把大車停下了。她是一個強健的少女，穿着白布罩衫和護腿，臉色鮮紅，有一對大而藍的眼睛。

「伙計們，瞧啊，那是我們的趕車的，」伍長大喊着說。

「嘩！」她對馬喊了一聲，然後又向伍長說，「你說的伙計們都是誰呀？」

「我們都是老伙計，那是喬，是我的朋友。你別說我叫阿爾伯」伍長對喬說，「就說我是伍長。」

「我叫司桃克絲，」那鄉下姑娘說，「你們的伙計們就祇有兩個人啊。」

「你還要多少，司桃克絲姑娘！」阿爾伯很和悅地說。喬是脫頭沒戴帽子，把灰色法蘭絨的袖子捲在臂肘上，襯衣的胸口敞着，很不自在的眼睛向旁邊望着，彷彿他們的談話與他毫無關係似的。

「那麼你是不是天天做這種工作呢？」伍長對司桃克絲說。

在開滿了花朵的蘋果樹之間。天氣和暖，工作輕閑，阿爾伯又是一個知己的朋友，那裏還有比這更好的生活呢？由法蘭德爾戰線歸來，這裏簡直就是天堂了。

伍長阿爾伯是一個四十歲上下的漢子，鬍子總是刮得光光的，看來很精敏強幹，他好像把打趣尋樂當作人生目的之一。他在安靜的時

「不一定。」她說着把帽子下面的一縷頭髮往後推了推，就去照應她那兩匹優美的馬了。

「咳，你說定了罷，」阿爾伯說。

她沒有回答。他轉過身來冷冷地打量他們兩人一下。她長得很美是一個通常的白皮膚金髮美人，有着濃密的頭髮，細嫩的皮膚，和大而藍的眼睛。她也很強壯，她自由自在地工作着，一點不覺費力。

「好！」伍長說着停下手來，照例向四週望了一望，「有了好的伙伴，做事也痛快，伙計們，別忙！」他站在貨車上向四下裡跳望着。站在高處眺望也是他最感興趣的一件事情。喬也轉動着身體，看看四週有什麼可看的東西，但不如阿爾伯那樣出神。

司桃克絲由她的寬邊氈帽下面望着這兩人。她看見過無數像阿爾伯這樣的兵士，穿着卡幾布的軍裝，隨便站在那裏出神呆望。她也看見過許多像喬那樣把臉避一半，安靜清秀的兵士。但喬的俊秀的頭部他的沉默，他的柔順的姿態，却把她的眼睛吸住了，她仔細由下往上打量着他的時候，他好像覺得地掉過臉來，他那深藍眼睛正好和她的淡藍色眼睛中直射出來的眼光相遇。他越趨地又轉過臉去，彷彿要由貨車上跌落下來。她那豐潤的臉上泛起了淡淡的一層紅暈，她喜歡他。

從此以後，她趕着車來到這裡的時候，總是先尋找喬。她自己心裡承認是在戀着他，但總是阿爾伯一個人有談有笑，他很會說笑打趣。喬却很害羞，答話也很乾脆。所以司桃克絲祇好和阿爾伯南地北地亂說一氣，可是她那誘惑人的視線却卽在喬的身上。喬常常和阿爾伯談說，笑他的詼諧。司桃克絲却問不出喬什麼話來。她祇好靠她默默的力量，這種力量却有意料不到的效力。

在一個星期六的下午，大約兩點鐘的時候，喬忽然接到一封電報：「今日午後六時來貝百利車站會我。落。」他立刻知道落是誰了。他的心溶化了，好像受了一下重擊之後變得軟癱了。

「伙計，怎麼回事？」阿爾伯很關心地问着。

「沒——沒有什麼——去會一個人。」喬慌張地抬起他那深藍色的眼睛，望着他的伍長說。

「去會一個人！」伍長重說着這句話，用銳利的眼光注視着他那年輕伙伴。「那麼，沒有錢嗎？」

「沒——沒有錯。我不去。」

阿爾伯的年紀和精敏足以看出喬在房東太太的面前是不會再說什麼的，他也看出喬不願意把秘密告訴他。他雖然有點不高興，也祇好默然不再說什麼了。

他們兩人穿得很整齊，一同到市上去。阿爾伯認得附近的許多年青人，照例在市場上有說有笑地跳望着一些傍晚上市來購物的人們，然後喝兩杯酒，再去電影，他們度過了一個愉快，安閑，但也並不異常的黃昏，而喬是感覺十分滿足了。他也想到落在貝百利車站等着他，但他絲毫沒有去會她的意思。他也打算決不把這件事情告訴阿爾伯。

可是他們兩人在寢室裡，脫了一半衣服的時候，喬忽然把那電報遞給伍長說：「你覺得怎麼樣？」

阿爾伯正在解他的背帶，於是停了手，接過電報來，湊近臘燭去閱讀：

「『日下午六時來貝百利車站會我。落。』」他低聲讀着，臉上顯出了戲謔的神氣。

「落是誰？」他問，很狡猾地望着喬。

「反正你也明白，」喬含糊回答說。

「落，」阿爾伯重說了一遍。「我知道纔怪呢，喂，是女人罷？」他們的談話聲音很低，恐怕驚動了房東。

「我不知道，」喬說着轉過臉來，注視着阿爾伯，兩人瞪眼相視，臉上露出苦笑。

「我知道纔怪呢！」最後阿爾伯說了一句，把電報擰在床上。
「什——麼？」喬勉強笑着說，眼眶却潤濕了。

阿爾伯坐在床上繼續脫他的衣服，同時以一種嘲笑的态度不斷地點着頭。喬呆呆地望着他。

「什麼？」他祇是輕輕地反復問着。

阿爾伯抬起頭來，會意地向他望了一眼。

「來得真快呀！到底是怎麼會事？你在做些什麼勾當？」

「沒有什麼！」喬說。

阿爾伯搖着頭坐到床邊上來。

「我不相信沒有什麼，」他說着又把襪子扯下來。

喬掉過身去，照着鏡子解他的軍服鈕扣。

「你不願守約嗎？」阿爾伯在床邊上問着，語聲有點改變。

喬暫時沒有回答。過了一會他說：

「我沒有定約會。」

「我並沒有說你定約會，伙計。別那麼彆扭。我是說是不願意去

赴約——去赴一個不相識的人的約會！我這麼說可以了罷？」

「不去，」喬說。

「那麼阻止你的動機是什麼呢？」阿爾伯說，這時他躺在床上了

。「噢，我不願意去，」喬說着忽然很傲慢地向周圍望望。他的頭腦很冷靜，能够突然顯出漫不經心的態度。

「不願意去——大概是不湊合。可是——女人的手腕却厲害呢！」他學他房東的口吻說。「上床罷，別那麼徘徊着像丟了什麼東西似的。」

阿爾伯翻過身去睡了。

禮拜一司桃克絲仍舊隨着馬車大踏步地走來了。她的「嘩」一聲喝，聲音非常清脆，馬車停住了，她抬頭去望郵貨車上面。喬轉過

臉去，避開和她照面。她瞥了他一眼——若不是他那優美柔和的身段，她也許早就看不起他了。她靜靜地打量他一番，然後轉向阿爾伯，阿爾伯正在向下望着她，訕訕地微笑。她現在明白他的心思了。她反瞪着他，雖然她的眼睛裡覺到火熱。他向她招呼了。

「今天天氣真好啊，司桃克絲姑娘。」

「真好！」她回答說。

「外表漂亮，心裡也好，」阿爾伯氣。

這句話沒有引起反響。

「喂，桃，到這裡來，」伍長說，別讓人家姑娘這麼等着——這是羞怯的表現。」

喬轉過身來，於是工作又開始了，暫時沒有人再說什麼。過了一個禮拜大家都不感到拘束了。喬却仍然保持他那沉默，超逸，畧帶莊嚴的態度。司桃克絲是隨隨便便。阿爾伯是專門打趣。

他們最好的談話材料是關於禮拜六要到鎮上來表演的馬戲。

「司桃克絲姑娘，你去看馬戲嗎？」阿爾伯問。

「也許去。你去嗎？」

「當然去。讓我們來護衛你罷。」

「不敢當，謝謝。」

「拒絕得真乾脆——是不是，喬？司桃克絲姑娘，你不見得說是不喜歡我們給你作伴罷？」

「噢，我也不知道，」司桃克絲說，「你們有幾個人啊？」

「就是我和喬。」

「噢，就是這麼兩個人嗎？」她帶點諷刺說。

阿爾伯有點受窘。

「那還不够嗎？」他問。

「多一半，」喬忽然很粗野地帶着嘲笑的口吻喊出來。

「要是這樣的話，那麼我退出，伙計。然後他懷着惡意對司桃克

絲很嚴謹地問道，「他要知道『落』是代表什麼。」

「落花生，」她扭過頭去回答，擰着馬跑了。

阿爾伯望着她的背後有點不自在。喬的臉漲紅了，心裡在咒咀阿爾伯。

禮拜六下午，喬和阿爾伯乘火車到鎮上去。回來的時候祇好徒步。他們在六點鐘用了茶點，閑盪着挨到七點半鐘。馬戲場是在河邊的青草地上，搭着一座紅白條子布的大帳篷。帳篷旁邊站着幾隻駱駝。正有一大羣人圍住賣票的那隻駱駝。

帳篷裡面船燈點着了。照在一大圈圍住一塊綠色草地的人們的臉上。喬和阿爾伯跟着幾個朋友擠到高高的薄板凳子上坐了。他們看着那煌煌的電燈和野獸倒怪有趣，但那馬戲的節目並不使他們十分激動，他們讚歎那個穿黑絲絨衣服的女子，露出兩條玫瑰紫色的腿，很輕巧地在那跑的馬背上跳躍；他們注意那大力士的武藝，笑那小丑，他們覺得有點讚助的意思，可是他們所需要的是像電影那種感動的劇情。

節目演到一半，喬在離他不很遠的地方發現了司桃克絲的臉，好像觸了電似地一震。她在那邊，仍舊穿着她的卡基布衣服，戴着氈帽；他假裝沒有看見她。她正望着那小丑在笑；她也假裝沒有看見他，這給他一個很大的打擊，使他很憤怒。他甚至於不願意告訴阿爾伯。越少說話，越容易補救。他願意相信她沒有看見他。可是，真氣人，他知道她已經看見他了。

他們由馬戲場出來，已經將近十一點了；高聳烏黑的樹林上面懸着一輪明月；是一個愉快可愛的五月之夜。喬和阿爾伯同朋友們說笑着。喬常常回頭細看，不知道司桃克絲是否跟着他。

可是他們要走六哩路才能到家。終於這兩個軍人舞動着手杖走回去了。大路來在兩旁高高的籬笆當中，是雪白的一長條，別的一些人也一個個走出鎮市，向各村莊走去了，空氣裏充滿了興奮的喜悅。

他們兩人走近村莊的時候，看見前面有個人影。喬心裏吃了一驚。那個人影推着一輛自行車；是一個鄉下姑娘；是司桃克絲，阿爾伯是已經預備來打趣了。司桃克絲的車胎漏了氣。

「讓我替你推着車罷，」阿爾伯說。

「謝謝，」司桃克絲說，「你真和氣。」

「只要你說話，我比這還要和氣呢。」阿爾伯說。

「一定嗎？」司桃克絲說。

「不相信我的話？」阿爾伯說。「你真殘忍，司桃克絲姑娘。」

司桃克斯來在他們兩人中間，靠近喬的身邊走着。

「你去看馬戲了嗎？」她問他。

「去了，」他柔聲回答。

「你去了嗎？」阿爾伯問她。

「去了，我沒有看見你們。」她回答說。

「什麼！——你沒有看見我們！覺得我們不值得看嗎？」阿爾伯說

：「你說，我不如那小丑漂亮嗎？你簡直連我們這邊一下都不望嗎？我認爲這是公然的忽視。」

「我決沒有看見你，」司桃克絲反復申說。「我不知道你們看見我了。」

「那更糟，」阿爾伯說。

大路穿過一帶黑暗的小松樹林。村莊和岔道就在眼前了。司桃克絲伸出手指去摸喬在搖動着的一隻手。若說他吃了一驚，那還是和緩的說法，可是他就讓她慢慢地握了一會他的手指。不過他是勉強忍受着。

走到十字路口，他們站住了！司桃克絲應該在這裏和他們分道了。她還得走一哩路。

「讓我們送你到家罷，」阿爾伯說。

「我求你點事，」她說。「把我的自行車放在你的車蓬子裡，禮

拜一送給麵包房去，行不行？」

「倘若樂意的話，我可以整夜不睡替你修補皮帶。」

「不必，謝謝你。喬陪我走回去好了。」

「哦！喝！哦！喝！」阿爾伯喊起來。「喬！喬！現在你還說什麼，伙計！你不是在走運嗎？我弄這麼一輛破自行車作伴。你再想想看，司桃克絲。」

「得！我推這輛破車，是不是？我離開你，伙計！」

「我不想再走了，」喬很粗暴地喊出來。「我不喜歡她。」

司桃克絲站在那裏一聲不響，望着他們兩人。

「你瞧，怎麼樣！」阿爾伯說。「想想看！現在是不是要我？」可是他感覺到很不舒適。「司桃克絲姑娘，要了我罷，」他又加上一句。

司桃克絲依在站那裏，也不動，也不說話，這二人在大路盡頭就像這樣默默地站了一會。最後喬開始用他的腳踢着地面——然後忽然抬起頭來，就在這時候，司桃克絲走到他的身旁，把一隻胳膊輕輕地攔住了他的腰。

「好像我是多餘的了，你覺得對嗎？」阿爾伯對着頭上溫和的月亮發問。

喬低下頭去，沒有回答，司桃克絲站着把胳膊輕輕地攔住他的腰。阿爾伯鞠了一躬，說了聲晚安，就走開了，留下他們兩人站在那裏，司桃克絲略微攔一下喬的腰，拉着他走向前去，夜裏的空氣充滿了野櫻和鈴蘭的香味。他們仍然默默地走着，一隻夜鶯在啼轉。他們越走越近，一直走到那隻夜鶯所在的幽暗的灌木林子近旁。那有力的聲調在茂密的林中響着，就像一陣陣的閃電一般——接着是片刻的沉默——接着又在類似狗號的悲哀調子中，起了一陣震動的悠長的聲調。隨後又是暫時的沉默。

司桃克絲於轉過身來面對着喬。她仰臉望着他，在月光中他看見

她在微笑，他覺得狂亂，可是無可奈何。她的胳膊圍在他的腰裏，輕壓着他緊貼她的身體，這使他渾身的骨頭都軟化了。

這時阿爾伯却在家裏等着。他穿上大衣，因為屋裏的爐火息滅了，而且因為他本來患瘧疾，他時時拿起報紙來，可是什麼也沒有看見，他似乎等了很久，開始接連打着呵欠，甚至於打起盹來，終於喬進來了。

阿爾伯用銳利的目光望着他，喬繃着眉頭，臉很高興。

「不錯罷，伙計？」阿爾伯問。

喬只在喉嚨裡答應了一聲。再也問不出他別的話來了。於是兩人就上床睡了。

第二天喬還是頹喪着臉不說話，阿爾伯問不出他什麼話來，地提議用過茶去散步。

「我要到別的地方去，」喬說。

「到那裡去？去找落花生？」阿爾伯問，可是喬的臉上更顯得頹喪了。

像這樣一天天過去，似乎每天晚上喬都獨自出去，很晚回來，他頹喪着臉，像一隻受屈的狗，老是低着頭，看人也不抬起眼皮來似的那種古怪的樣子，他和阿爾伯兩人也不再要好。無論阿爾伯怎樣喜歡打趣說笑，現在也變成易於真的發怒了。而且喬的那種頹喪態度和完全不吐一句真話，更容易惹起他的憤懣，他的打趣變成了諷刺，喬有時聽了眼裏放光雖然他轉過頭來裝做沒有聽見。隨後喬反而變得善於談諧打趣，甚至於壓倒了阿爾伯。

司桃克絲們然趕着車到車站來，阿爾伯叫她落花生，雖然不敢當着她的面叫。因為她整潔美麗得好像發着光輝，阿爾伯真有點怕她。喬在堆乾草的時候，她很少招呼他，她也總把背向着他，他好像更瘦了些，細長的身影更顯得萎頓了，可是仍然不失他那溫柔動人的風采，尤其是從背後望去，他那晒黑了的瘦削的臉，顯得漂亮之中略帶一

點陰險。

「喂，喬！你在幹什麼？有一天阿爾伯厲聲地催促他。「在土坡上尋找甲虫嗎？」

喬幾乎吃了一驚似的立刻轉身工作起來。

「司桃克絲姑娘，他這幾天簡直是變了。」阿爾伯對司桃克絲說，「怎麼回事？你覺得落花生於他不合適嗎？」

「倒像是被糠噎住了，」她回答說。「就像打穀機裡裝進了穀子，不得不聽人家說話一樣的糟糕。」

「像什麼一樣的糟糕？」阿爾伯問。「你不是說我罷？」

「不，我不是說你，」司桃克絲喊起來說。

他們在說笑的時候，喬的臉漲得紫紅，可是他什麼也不說，他好奇地望著她很自在的工作着，他自己却像一隻要咬人的狗一樣。

阿爾伯的神經很尖銳，感覺到那兩人之間的關係很緊張。禮拜六晚上喬回來臉上越發的頹喪了，阿爾伯注視着他，決意要問出他的話來。

喬上樓去睡，阿爾伯跟着他上去。他小心把屋門關上，坐在床上注視着那年輕人脫衣服。這次他用一種既非戲謔，也不是命令的自然口調說道：

「喂，究竟怎麼回事？」

喬楞了一會，彷彿中了一槍似的。然後去打開他的裹腿，不回答，也不抬起頭來。

「你聽得見聽不見？」阿爾伯惱怒地問。

「聽見了，」喬回答說，漲紫了臉只顧彎着腰去解裹腿。

那麼你為什麼不回答。

喬坐直了身子，斜睨着阿爾伯看了半天，然後才抬起眼睛望着天花板上的裂紋。

阿爾伯注視着他的這些動作。

「那麼後來怎麼樣？」他帶着諷刺地問。

喬又轉過頭來望着他的腹，伍長微微地笑着，很和藹。

「這兩天裡會出暗殺案子的，」喬用一種很沉靜的聲調說。

「只要是在白天！」阿爾伯回答說。然後他走過去，挨着喬坐下，很親熱地把手扶着他的肩頭，繼續說道：「伙計，怎麼回事？有什麼為難？你不信任我嗎？」

喬轉過臉來，好奇地望着挨得非常近的這張臉。

「沒有什麼。」他簡單地回答說。

阿爾伯繃了繃眉。

那麼誰要行暗殺？誰要被暗殺呢？你或是我！是誰？」他對這優氣的年輕人溫和地笑了一下，始終是注視着他的眼睛。逐漸那股優氣，和那眼光不定的神氣在喬的臉上消失了。他柔順地把頭偏到一邊去，彷彿由惡夢中醒了過來一般。

「我不要她，」他極憤恨地說。

「那麼你就不要她好了。」阿爾伯說。「為什麼你又找她去呢？」

可是問題不是這麼簡單。」喬沒說什麼。

「她長得很好看，有什麼不好呢？我覺得你真是走運哩。」

「我不要她，」喬又怒又恨地說。

「那沒你告訴她說不就完了嗎？」他說完，等了一會。喬不回答，「你為什麼不對她說呢？」

「因為我不願意說，」喬頹喪地承認說。

阿爾伯摸着他的頭沈思了一會。

「你的心太軟了，這就是你的缺點。你得鍛鍊鍛鍊，你的心太軟了！」

他用胳膊親熱地攔着喬的肩頭，喬好像有點順從他了。

「你幾時再去找她？」阿爾伯問，喬許久沒有回答。

幾時，伙計？」伍長溫和的聲調一再問着。

「明天，」喬承認說。

「那麼讓我去，」阿爾伯說。「讓我去，」好不好？」

明天是禮拜，白天太陽很暖和，但夜晚却很寒冷，天空是暗灰色，新長出的樹葉是綠油油的，但空氣很冷而且窒息。阿爾伯打起精神向着畢利的白色大路走去。他穿過了落葉松林，又沿着一條小路走去，他揮動手杖，一路走着，心裏有各種的情緒起伏。走了一程之後，他轉身開始向對面走去了。

於是他看見一個年輕女子走近前來。戴着一頂灰色的寬邊草帽，穿着一件茶綠色寬大的衣服。她因為無法避開，只得慢慢地向前移動，當她走近來時，阿爾伯有點遲疑起來。然後他向她打了個招呼，他那略顯蒼老的厚面皮變成通紅了。她却直着眼睛望着他的臉。

她小心地說着話，湊到她的身邊去。

「不像以前的散步那樣愉快，是不是？」

她只管瞪着眼睛望他，他也向她回瞪了一眼。

「你以前看見過我，」他含着笑說。「許你從來沒有注意過我。我在沉靜的時候很漂亮的，你知道，什麼？」

可是司桃克絲沒有說什麼：她只是瞪大了她那冷冷的藍眼睛望着他。他自己覺得很難堪，仰面望着天，胡亂吹着口哨。他們就像這樣在那清淨無人的灰色小道上走去。

終於她開口了：

「喬在那兒？」

「他想你也許要換換口味。人家說變換是人生的鹽——所以我大概總是鹹着的。」

「他在哪兒？」

「我是看守我兄弟的嗎？他有他的自由呀。」

「在那兒？」

「不知道，我怎麼會知道？不遠，不過他會回來吃晚飯的。」

她在小路中間站住了。他停下來望住她的臉。

「在那兒？」她問。

他取了漫不經心的態度，望望道路的兩旁，抬一抬眉毛，把他的卡基布便帽推歪到一邊，然後回答說：

「他今天晚上不當班，請我代勞。」

「他爲什麼不來。」

「他不願意來，我想，我可願意來。」

她上下注視着他，他由背脊骨裡感覺到不好過，可是仍然保持住他那平靜的神氣。於是她慢慢地掉轉腳根，開始往回走去。伍長走到她的身邊去。

「你別回去？」他懇求着。「咳，我和你，我們應該打得火熱的。」

她完全不理，一直往前走，他在身邊很不安定地走着，時時說些笑話。可是她好像聾了似的一點也沒有聽見，他向她瞥了一眼，看見淚水由她的面頰上掛了下來，不覺驚惶起來。他突然站住了，把他的便帽向後一推。

「喂，你——」他開口說。

但是她好像一架機器似的仍舊往前走，他只好趕緊跟上去。

她一句話也沒有和他說，到了她的莊子的門口，她就一直走進去，彷彿沒有他在身旁一樣。他望着她的後影消失了，纔掉轉身來，暗暗地咒咀着，脫去帽子，莫明其妙搔他的頭皮。

那天晚上他們上床睡覺的時候，他說道：

「喂，喬，沒有落花生你倒真自在。可憐，這可有點不對。」

他們很和美地睡了。可是他們也多少感到點不安在等待明天的到來。

是一個清冷的早晨，灰色的天空中吹着寒風，頗有雨意，他們望着大車從大路上移動前來，穿過了塲口。司桃克絲還是照舊跟着她的

車子來了。她的「嘩」一聲，就像戰場上喊的殺聲一樣。

她仰面向他們兩人站着的貨車上眺望。

「喬！」她對着側面站在冷風裡的那人喊叫。

「幹嗎？」他不願意地轉過身來。

她做出一種特別的動作，略微把頭一揚，一半是誘惑，一半是命令似的神態。喬正彎下腰，預備遵命跳下車去，這時阿爾伯一把抓住他的肩膀。

「伙計，等一等！你上那裏去？工作是工作，落花生是落花生。你別下去。」

喬慢慢直起腰來。

「喬？」下面傳來那女子清淅的喊聲。

喬又向她望望。可是阿爾伯的手還抓住他的肩膀阻止他。他一半避開地站着，非常狼狽。

「把你的手拿開，聽見沒有！」司桃克絲說。

「是，少校，」阿爾伯嘲笑地回答。

她站在那裏監視着。

「喬！」她又第三次喊他。

喬轉過身來望着她，臉上慢慢地顯出嘲弄的微笑。

「落花生！」他用一種嘲弄她的喊叫的聲調回答說。

她的臉色變成了蒼白——死人似的蒼白，他們恐怕她會倒下去。阿爾伯遂開始呼喊鐵路上的腳夫，叫他們幫着載貨。他隨時都能像任何一個下士官一樣地大聲叫喊。

一會兒大車上的貨物卸完了，司桃克絲也走了。喬和他的伍長互相對望着緩緩地微笑。可是他們的心裏感覺到一種沉重，他們有些恐懼。

但是當他們知道司桃克絲不再載草來了的時候，就安心了。在他們兩人，她是已經消失在他們的遺忘之中了。而喬更覺得安心的，是當他聽見停戰協定已經簽字的消息之後，戰爭的砲火停止了。

新書介紹

貝殼（袁犀著）長篇小說

新民印書館出版 二元

良田（雷妍著）中篇小說

藝術與生活社出版 一元八角

青龍滾（白峯著）短篇小說集

天津工商學院出版 一元六角

魚（梅娘著）短篇小說集

新民印書館出版 二元

杜

子

春

芥川龍之介作
眞夫譯

一個春天的薄暮。

在唐朝的都城洛陽的西門下面，有一個漠然仰望天空的少年。

少年的名字叫杜子春，原是富家的兒子，但如今卻是蕩盡財產，成了當日的生活也感困窘的可憐的身分了。

因爲那時提到洛陽，乃是天下無比的極繁華的都城，所以在街道上還不斷地走過着人和車輛。在照滿城門的如油的夕陽光影裡，老人戴着的紗帽和土耳其女人的金耳環與裝飾在白馬身上彩線的繮繩，不斷的流過去的情景，是宛然如畫的美麗。

然而杜子春仍舊倚身門壁，只漠然望着天空。天空裡，細俏的月，在麗朗的流霞裡是幾乎可被疑作爪痕般的，透着幽微的銀白光色的浮着。

「太陽落了，肚子空了，並且已經到那裡也沒有寄宿的地方——與其這樣愁思的生存，也許不如投水死了倒好」

杜子春便獨自思索着從前這種無邊際的事情。
是從那裏來的呢？忽然有一個在他的前邊停住了脚步的獨眼的老

人。他浴着落日的陽光，把大的身影投在城門上，凝視着杜子春的臉，傲然的搭聲道：

「你是在想着甚麼？」

「我嗎？我因爲今夜還沒有睡的地方，所以在想該怎麼辦好呢。」

因爲老人的問訊急切，所以杜子春終於低下了視線，不由地據實而答了。

「是嗎？哪是可憐的呵！」

老人暫時彷彿是思索甚麼，少頃，指着照射在街道上的落日的陽光：

「那麼我指示你一件好事罷，現在立在這夕陽裏，待你的影子映射地上，在夜裡把那頭部地方掘開來看好了，一定會有滿車的黃金埋藏着。」

「真的嗎？」

杜子春出驚的招起來了低落着的視線。可是更其不可思議的是那個老人不知去了那裏，在那附近已經連想像的形影都見不到了。空中的月色較前刻愈發發白亮，街道上的無休盡的行人的上面，已有二三隻急性的蝙蝠在翩翩地翔舞着。

杜子春在一日之間便成了在洛陽京城裏也算得唯一的富紳了。正如那老人所說，夕陽映射了影子，夜裏俏然地掘開正當那頭部的地方一看，果真出現了一大堆的車輛也裝載不盡的黃金。

成了富紳的杜子春，立刻買了堂皇的房宅，開始度起了不下于玄宗皇帝的奢侈的生活。買蘭陵的美酒，購桂州的龍眼肉，在院裡種了一天四度換顏色的牡丹，放飼着好幾隻白孔雀，蒐玉石，縫錦衣，製香木的車子，造象牙的椅子，若把那奢侈一一寫來，這故事是到幾時

也不能休盡了罷。

聽到這個消息，已往在路上走過，也連招呼都不打的朋友們是朝晚的前來玩了。並且還一天天的增多了人數，經過半年的期間，在洛陽京城知名的才子和美人，不列杜子春家來的是一個也沒有了。杜子春以這些客人們爲對象，每天盛張着酒宴。那酒宴的盛況是很難用嘴說得盡致的。就只說那極簡要的，還是：杜子春在金杯裏斟了從西洋來的葡萄酒，看着生于天竺的魔術師做着吞刀的技藝，在那周圍的二十個女人，十人是把翡翠的蓮花，十人是把瑪瑙的牡丹花，俱各裝飾頭上，節拍款款的奏着笛和琴的光景。

然而即使怎樣是富紳，金錢也有着限度，這樣揮霍的杜子春，在經過了一年二年之間，是漸漸的窮困起來了。這樣一來，人是薄情的，就是直至昨天每日來了的朋友們，今日也都連走過門前，全不打個招呼了。加之到第三年的春天，杜子春又和以前般不名一錢，在廣大的洛陽城裡，是連想借給他宿處的人家都一家也沒有了。不，提不到借宿，現在是連捨給他碗裏一杯冷水的人都沒有了。

於是，他在一天的傍晚，又一度到那洛陽的西門下，漠然望着天空，窮於去路的立着。和前次似的獨眼的老人不知來自那裡的說道：

「你在想着甚麼？」

杜子春看見老人的臉，羞澀的低下了頭，好一會兒工夫沒有答話。是老人在這天也仍是親切的重複着同樣的言語，所以他也和前次一樣的惶恐的答道：

「我今夜因爲還沒有睡覺的地方，所以正在想應該怎好呢？」

「是嗎？那是可憐的呵。那麼我指引你一件好事吧！現在站在這晚陽裏，待你的影子映在地上，夜裡掘開相當於你胸部的地方看好了，一定應該埋着滿車的黃金。」

老人這般說完，這次也消滅了似的隱沒在人叢中了。

杜子春從這次日就馬上回復了天下第一的富紳。同時，也就仍又

開始了放縱的奢侈，開在庭中的牡丹花，睡在那裡的白孔雀，以及表演刀的從天竺來的魔術師，——所有一切都是昔時的舊態。因爲這種緣故，滿車的那多數的黃金，又在未經三年的期間完全用掉了。

三

「你在想着甚麼？」

獨眼的老人第三次來到杜子春的面前，問了同樣的事情。自然他這時也是在洛陽的西門下面，望着瘦削的穿過晚霞的鈎月光，漠然的停佇着。

「我嗎？我今夜還沒有睡的地方，所以在想應該如何是好呢。」

「是嗎？那是可憐的，那麼我教給你生財之道吧：現在站在這晚陽裡，待你的影子映在地上，夜裏掘開正當你胸部的地方，一定有滿車的……」

老人說到這裡，杜子春急忙舉起手，攔住了他的話：

「不，我已經不需要錢了。」

「已經不需要錢了？哈哈，那麼看來你是終於厭煩了奢侈罷。」

老人作着詫疑的眼神，凝然的注視着杜子春的臉。

「那里，不是厭煩了奢侈，乃是嫌惡了人類。」

杜子春作着不平的臉相刻毒的這樣說道。

「這很有意思。爲什麼又嫌惡了人類？」

「人類盡是無情的，我當了富紳的時候，既奉承又追隨，可是一旦窮了，請看，連個和悅的臉色都看不見了。想到這點，我覺得即使再一度成了富紳，似乎也不能當得甚用？」

老人聽了杜子春的話，忽然嬉嬉的笑了起來：

「是嗎？哼，你不像年青人，是可佩服的明白事理的人。那麼今後是想。即便貧困，也要安然的過活下去嗎？」

杜子春稍微躊躇了，可是隨即抬起決斷的眼光，彷彿申訴般的望着老人：

「那在如今的我也是辦不到的，所以我想作爲您的弟子修練仙術。不，不要瞞隱，您是道德高尚的仙人吧？若不是仙人該不會使我於一夜之內成了天下第一的富紳。請作爲我的先生，教給我不可思議的仙術。」

老人蹙着眉沉默了一忽兒，像是想甚麼事情似的，隨即又莞爾的笑着，痛爽的容許了他的願望：

「是的，我是住在峨眉山的喚作鐵冠子的仙人。因爲開初見了你面時，彷彿在哪裏顯得悟性很好，所以兩度讓你成了富紳，若是那樣想作仙人，就收你爲我的弟子吧。」

杜子春歡喜不置，他在老人的話還沒有說完的時候，就把頭納在大地上，幾度的向鐵冠子叩拜。

「不，不要這樣多禮，因爲雖然收爲了我的弟子，可是能否成爲有道的仙人，卻要看你的如何而定。總之，先同我一起到峨眉山裡來看吧。呵，幸而這禱丟着一根竹枝，那麼趕快騎上它，凌空飛渡吧。」

鐵冠子拾起一桿丟在那裡的綠竹，一面口中念道咒文，一面和杜子春一同像騎馬樣的跨上了那桿竹枝。於是，多麼奇怪，竹枝忽然像龍似的，勇躍的飛上天空，在晴朗的春之夜空裡，向峨眉山那邊飛去了。

杜子春嚇破了膽的，戰兢兢的下望，可是下面只有青葱的羣山現在夜明中，那都城洛陽的西門（早掩在霞光裡了吧？）任是怎樣尋視也看不見了。這之間，鐵冠子任風吹動他白色的鬚髮，高聲唱起歌來：

朝遊北海暮蒼梧，
袖裡青蛇膽氣粗，

三入嶽陽人不識，
朗吟飛過洞庭湖。

四

載着二人的綠竹，不久就飛下了峨眉山。

這裡是臨着山谷的一張寬廣的岩石上面，似乎是極高的處所，掛在中空的北斗星，茶碗般大的閃耀着。因爲原是人跡隔絕的山，所以四周悄然靜徹，能够入耳的，只有生在後面絕壁上的一棵盤曲的松樹，轟轟的響在夜風裡的聲音。

二人來到這岩石的上面，鐵冠子讓杜子春坐在絕壁的下面說過：「我現在往天上去會西王母，在這期間你就坐在這裡等我回來罷。大概我不在了，將有種種的魔障出來誑騙你，可是即便發生甚麼樣的事情，也決不許置聲，你要知道：倘若說出了一句話，就終於不能成爲仙人了。知道了罷？就是天地崩裂也是得沉默着的。」

「是了，決不出聲，就是丟了命也沉默着。」

「好的，聽了這話我也放心了。那麼我去了。」
老人向杜子春告了別，就又跨上那桿竹枝，向着在夜黑裏也仍是如削的羣山的上空，一直的消失了。

杜子春獨自坐在岩石上面，靜靜的望着夜星。在約模過了半小時許，深山的夜氣，開始陰寒的侵透過薄薄的衣衫時，突然在空中有叱咤的聲音：

「坐在那裡的是甚麼人？」

然而杜子春遵從着仙人的教示，沒發任何回答。可是過了一刻，仍響起同樣的聲音，嚴肅的嚇道：「要知道不答覆立刻就要沒命了！」

杜子春自然是沉默着。

這時，不知從那裏來的一隻炯炯的閃着眼睛的虎忽然躍在岩石上

面，睨着杜子春的身影大吼了一聲。不僅這樣，與這同時，頭上面的松枝，激劇的索索搖動，從後面的絕壁的頂巔，又有一條木桶般粗細的白蛇，吐着火燄似的舌，眼看着向近傍爬下來了。

可是杜子春安然的，眉毛都不展動的坐着。

虎和蚊窺伺着一個餌食，是互相的尋着機會罷，互相對睨了一會兒，隨即不分先後的同時撲向了杜子春來。可是當你想到杜子春的生命，或被虎的牙齒所咬，或被蛇的赤舌所吞而將於瞬息之間喪掉時，虎與蛇像霧般的與夜風同時消失，其後只有絕壁的松樹，照舊的轟轟的響着枝柯。杜子春一面放心的鬆了一口氣，一面心中忖度着不知道回又要發生甚麼事情。

這時，颯起了一陣風，墨般的黑雲遮滿四遭，隨即有微紫的閃光，冷竹的把暗空扯裂成兩半，響起了淒厲的雷聲。不，不僅是雷，與這同時，瀑布似的雨也猛然滔滔的下了起來。杜子春在這天變的時候也是沒有懼色的坐着。風的聲音，雨的繁響，以及不斷的閃光——如此的峨嵋山也一時竟彷彿顛覆了似的了，這之間，震耳欲聾的一聲巨雷響過，從渦卷在空中的黑雲裡，一條鮮赤的火柱衝杜子春的頭頂落了下來。

杜子春不覺的按塞着耳朵，仆伏在一張岩石上面。可是，馬上睜開眼睛看時，空中是如前的晴朗，聳立在那邊的羣山的上面，也仍有茶碗般的北斗是在耀耀着。方纔的大暴風雨，也一定和那虎與白蛇同樣，是趁鐵冠子的不在而襲來的魔障的惡戲。杜子春好不容易安靜了心神，一面擦額上的冷汗，一面又坐在岩石上面了。

然而在這嘆息還未消失的時候，這次在他坐着的前面，閃出了穿着金甲，身高三丈的凜嚴的神將。神將手持三股叉的戟，猛然把那戟尖衝向杜子春的胸板，臨他瞋目叱道：

「喂，你原是甚麼東西，這叫作峨嵋山的山，滿天地開闢的古菴就是我所居住的地方。你也膽敢獨自踏足這裡，難道不是尋常的人嗎

？倘若惜命，就早些答來。」

可是杜子春遵從老人的話，默然的噤閉着口。

「不回答嗎？不？好，不便由你不吧，可是我的眷族們就要寸斷你了。」

神將高舉起戟來，向那邊的山空招喚了。在這瞬間，閻空刷的裂開，驚人的，無數的神兵，雲彩似的充滿空中，俱各愧動槍刀，似乎立刻就要一擁的殺近前來。

見了這種光景的杜子春，幾乎不覺的哎呀聲叫了出來，但馬上又想起了鐵冠子話而拚命的沉默了。神將見牠不怕，便怒不可遏的道：

「這個剛情的東西，若怎的也不回答，就照約定的取你命了。」

神將這般喊着，已愧動三股叉的戟，一擊便把杜子春刺殺了，然後震得峨嵋山都轟動的朗然高聲笑着，不知消失到那裡去了。不消說，這時無數的神兵也已經和吹蕩着的夜風的聲音一起的夢幻樣的消失了。

北斗星又寒顫的開始照射了這一張岩石的上面了。絕壁的松樹也仍舊轟轟的響着枝柯。然而，杜子春早已斷了氣息，仰面的躺着。

五

杜子春的身體雖然仰臥在岩石的上面，但杜子春的魂靈卻悄靜的脫出了身體，降到地獄之底去了。

這個世界和地獄之間，有個所謂閻穴道的路子，在那裏，冰一樣的寒風長年颯颯的狂吹在暗空。杜子春被那風吹着，只是像樹葉似的在空中漂去。少頃，來在懸着森羅殿的匾額的堂皇的御殿前面。

御殿前面的群鬼，看見了杜子春的身影，立刻就圍近他的身邊，押上了階前。階上有一個王爺，穿着黑袍戴着金冠，威嚴的睨着左右。這一定是先前所風聞的閻羅大王，杜子春一面心想不知如何是好，一面恐懼的跪下了。

「喂，你爲甚麼坐在了峨嵋山上？」

閻羅大王的聲音像電似的從階上響亮起來。杜子春將要趕快回答他的問訊，但忽然想起了「決不要開口」的鐵冠子的戒言。於是就唯有低掛了頭像啞子般的沉默着了。這樣，閻羅大王就舉起手持的鐵笏，豎起滿臉的鬍子威稜萬丈的罵道：

「你以爲這是那裡？快些回答好了，否則不移時將給你吃地獄的刑罰！」

可是杜子春仍舊毫不啓動唇舌。見了這光景的閻羅大王馬上向鬼卒們粗暴的吩咐了些什麼，鬼卒們答應着，就押解了杜子春，飛騰在森羅殿的空中。

任誰都知道，地獄裡除了刀山和血池之外，還有叫作焦熱地獄的焰谷，和極寒地獄的冰海列據在暗空的下面。鬼卒們把杜子春輪流的拋進了這些地獄，所以杜子春悽慘的被刀貫穿了胸板；被火燄燒了面顏，被拔掉了舌頭；被剝取了皮膚；被鐵杵搗擊；被油鍋煎煮；被毒蛇吸食了腦漿；被角鷹吃去了眼睛——要細數那些苦楚，終是沒有限際的遭受了所有的苦刑。就是這樣杜子春也堅忍着，緊咬着牙關的一言不發。

那樣的鬼卒們也對此驚愕了吧？又一度飛過夜一般的天空，回到了森羅殿，和前刻一樣，把杜子春扯放在階下而齊聲向閻羅大王稟道：

「這個罪人怎的也沒有要說話的形色。」

閻羅大王蹙着眉思索了一會，隨即像是想起了甚麼似的向一個鬼卒說道：

「這人的父母該是墮爲了畜生，快些牽來這裏。」

鬼卒立時乘風騰在空中，隨即又星的疾流似的驅策着兩匹獸，倏的落到森羅殿的前面來。見了這獸的杜子春驚愕不置，若問什麼原故，那是因爲兩匹獸雖然都是形相不體面的瘦馬，但那臉面卻是夢裏

也沒有忘記的死了的父母的一般：

「喂，你若不直言的供出爲什麼坐在了峨嵋山上，這次就讓你父母嚐點痛苦了！」

被這樣威嚇，杜子春也仍舊不作答言。

「這個不孝的東西，你是即便父母痛苦着，也只要你過得去就是了的想着罷！」

閻羅大王用森羅殿都要震塌的聲音喊道：

「打，鬼卒們，把那兩個畜生連肉帶骨都打碎了！」

鬼卒們一齊「是」的應了聲，便操了鐵鞭站立起來，從四面八方惡狠的打起來。鞭子颯颯的掠劃在風中無顧忌的像雨似的打綻了馬的皮肉。馬——變了畜生的父母痛苦的悶惱着，眼中浮着血淚，慘不忍睹的嘶叫着。

「怎樣，你還不說嗎？」

閻羅大王讓鬼卒們暫時停住鞭子，又一度的催促下了杜子春的回答。這時，那兩匹馬已經肉綻骨碎，氣息奄奄的倒伏在階前了。

杜子春拚命的一面想着鐵冠子的話，一面緊閉着眼。這時，幾乎不成聲的幽微的語音傳來他的耳中。

「不要憂苦吧，無論我們怎樣，只要你能夠幸運，就沒有比那再好的了。無論大王說甚麼，不願意說的話是要不置聲的。」

這確實是懷念的母親的聲音。杜子春不由的睜開了眼睛他看見馬中的一匹，無力的倒在地上，悲哀的凝視着他那臉。母親在這樣的苦楚裏，還體察着兒子的心情，連怨恨被鬼卒們鞭打的氣色都沒有顯露出來。比起成了富紳便來說些奉承話，窮了就連話也不說的世間的人們，這是多麼可感謝的情意，多麼雄壯的決心。杜子春忘卻了老人的告戒，滾轉般的跑到她的身邊，兩手抱着半死的馬頭，滾滾的落淚叫了一聲「媽媽」。

六

注意到那聲音時，杜子春是仍然浴着夕陽，漠然的佇立在洛陽的西門下了。迷濛的天空，白色的鉤月，不斷的人和車的波浪——所有都還對和未去峨嵋山前一樣。

「怎樣？當了我的弟子，也終不能成爲仙人。」

獨眼的老人含着微笑的說道：

「不能成爲仙人，雖然不能成爲仙人，可是我感到沒能成爲仙人反而可喜了。」

杜子春眼中還浮着淚，便不由的握了老人的手。

「即便怎樣成了仙人，看見在那地獄的森羅殿前遭受鞭笞的父母我也不能沉默下去的。」

「倘若你沉默着——」鐵冠子忽然變了嚴肅的臉相，凝然的斜視

着杜子春：

「倘若你沉默着，我想要立刻斷送了你的生命了。——你已經沒有想當仙人的願望了吧？自然也早該嫌惡了富紳；那麼你覺得今後當甚麼好呢？」

「無論，當了甚麼，也想過像是人的正直的生活。」

杜子春的聲音裏，籠着前所未有的朗徹的調子。

「不要忘了這句話罷！那麼從今天，我不會再遇見你了。」

鐵冠子這樣說着，已經走開了，但忽然又停住脚，回顧着杜子春，很是愉快的加說道：

「呵，幸而我現在想起來了，我在泰山的南麓有一所房子，把那房子和地送給你，趕快去住下好了。這項在房子的四遭正滿開着桃花吧。」

華北作家月報

要目介紹

第七期

(卷頭語)	柳龍光
新國民運動與文化建設	喻熙傑
文化上的一個大問題	田沁
中國新文化運動與作家	洪偉明
讀「中國文藝」五月號	呂琪
由「貝殼」談到新進作家集	步南
劇作漫談	王則
參戰後的中國樂壇到那裡去	王則
皮靴拳頭砲彈的宣傳漫畫	王則
滿洲文學通訊	王則
第二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	古丁
上海藝文界的近況	魯班
鄉下的故事	周風
復仇	楊夫
家畜 (島崎藤村原作)	蕭鮑
	錢稻

新詩雜記

詩與政治

舊詩韻之檢討

張大復戲曲考(續)

日本所藏的中國小說戲曲

略談一談短篇小說

關於作家的修養及其他

半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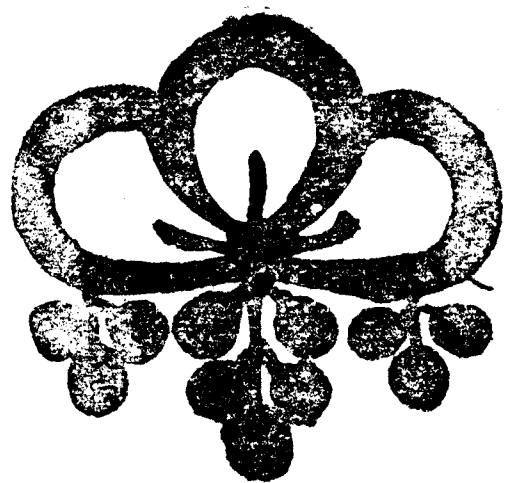
圓明園(續)

釋迦(續)

(會報欄)會務動態，三十二年度上半年華北主要文學作品目錄，新刊出版介紹等

定價壹圓，華北文化書局總經理，華北各地華北文化書局分局及華中，滿洲均有代售，華北作家協會會員向協會直購者半價

白道	林道
黃道	青道
趙蔭棠	傅惜華
王古魯	楊丙辰
陳綿	袁林
袁林	犀林



搬道夫

芒 艾

「孫魁，站長說你的年紀太大，這麼要緊的活兒，往後恐怕你承擔不了啦。再說，你是五十五歲的人了，也該是歇息的年歲；此是站長吩咐，叫你從今以後不用再來上班。你的活兒，已經有人替你……」

在狹小的辦公室裡，站務司舒服而又慵倦地坐在寫字台前的圈椅中。在他中年人的三角形的臉上，表現着十足的狡詰和詭詐。他的嘴裡雖然說着話，眼睛却不屑望着佇立在門邊的那個白髮斑斑，穿着染滿垢膩的制服的老工人。

室內很靜寂，只有燙熱的陽光透過紗窗射進屋裏，映照著壁上的電鐘。室外，站台邊的樹梢上陣陣地送來噪亂的蟬鳴，應和着鐵軌上驗路車單調的馬達聲。時或地，有戴着多垢軟帽的工人們，以好奇而又驚恐的眼睛隔着辦公室的玻璃，向裏邊窺視。

一個疑問掛在他們心上——這個新站長帶來的站務司，平白地把老孫獨個兒叫了去作什麼呢？

孫魁慢慢地抬起頭來，他的多皺的臉上罩着惶惑的神色，大粒的汗珠從他窄小的額際滾滑下來，使那慘白瘦削的臉在日光的反照裏，晶晶地發亮。他用了乞憐的眼睛注視着對面那個神情怡然的人。

「不要緊，宋先生。求您跟站長說說，別看我上了歲數，身子可還滿結實。」他說着將彎曲了的背脊努力向後伸直，挺起瘦窄的胸來，表示他的健壯：「再說，宋先生，「搬道」又不是多麼難的活兒——我在這裡搬了小三十年啦；從年輕的時候就在這兒，那個時候還沒有老婆孩子呢——」

站務司不耐煩地將眉心緊蹙了起來。他並不抬頭來看一眼站在面前的老人是怎樣地紅漲了臉，在嘗試着以最大的努力挽回他將被奪去的職位。

拉開抽斗，站務司悠徐地摸出一根紙烟點上吸着，慢慢地把煙噴在空中，眼睛注視着那烟圈漸漸淡了，消逝了。許久，他才像記起了什麼似地，從抽斗裡找出一個紙袋拋

到桌上。直到把烟吸完，他才毫不經心地對老人說：

「拿了去。這是你的工錢。——通共二十五塊。你知道這是我在站長面前給你爭來的，按理說祇該給你二十二，因為你那回已經預支了十七塊錢。」

「宋先生，」孫魁焦灼地絞搓着兩隻大手掌，吃力地說：「宋先生，我求您給我，站長跟前說句好話。——我還不老。看着我這三十多年來幹活兒老實的份兒上，求您和站長積德，賞我一碗飯吃。」

「……」站務司低了頭，打開一瓶剛從冰箱裡拿出來的汽水，慢慢地品啜，對於老人的乞求，彷彿一些沒有聽見。

「宋先生，您無論怎麼，也提拔我一把，您可憐可憐我們一家，一個老婆，三個孩子，全都指着我出來掙兩個錢買糧米……」

「你們這些人天生賤骨頭。」站務司煩了：「平常幹活兒的時候，恨不得少幹點，少到不能再少了，還嫌活兒苦。你說，自從我來了，你們哪天不是嘰嘰咕咕，還給我在外面造風聲，說我和站長扣你們的工錢……」站務司的眼睛瞪了起來，敵意地盯着那個不知所措的老人，冷笑地說，「現在用到我了，又來說這個！」

一種受辱後的難堪浮現在孫魁的臉上，他的眼睛，也因為遭到屈辱而發紅；然而只

片刻一切便又被強度的隱忍所抑壓了。他無由地闔着嘴，臉上掛着無可奈何的苦笑。

站務司機警地覺察了，於是，在那狡猾的臉上，突然地掛上了偽善者的笑容。

「可是——」站務司放平了聲音說：「我一向是最能同情體貼工人們的。我總想到工人們的福利。並且，你要知道，這次如果不是我替你出力請求，恐怕你連那間小房子也住不成哪！……你們整天編排我，罵我，我何苦在站長面前盡給你們說話，惹站長不高興呢？這樣還不是愛護你們麼？」

「可是，宋先生……」

「得啦，你聽我說罷，要是我的話管用，能說說叫站長留用你，你想想我還能不給你說？——辦不到的你也不用囉嗦。再說，站長也是可憐你呀，他不是爲你上了年紀，怕累壞你麼？」

「不要緊，」孫魁搶着說：「我們窮人那裡怕累？祇要能糊住口……宋先生，您可憐我，我這裡給您磕頭了。」

他的雙膝隨着他的聲音觸着了地面，他的身子俯下去了，他的前額磕得油漆剝落的地板咚咚地響了起來。

「少廢話！站務司咆哮起來。他厭憎地離開了圈臂椅，走近窗口，隔着窗紗看外面站台上來往的工人。但立刻他又轉回身來說：『我沒有工夫和你廝纏。再說，用你這樣

老頭子搬鐵軌，一旦出了事。那是成千成百的人命，我可担不起那個罪名！」

老人的熱淚從眼窩裡流出來落到地板上，他被站務司兇猛地拖起來推到門外。他的手中握着那個薄薄的紙包，眼眶裡蘊含着絕望的淚水。

外邊，一群工人正等待着。看見他出來，於是都圍繞上來問詢。

「怎麼，老孫。姓宋的那個混蛋叫了你去幹什麼？」一個年青的工人問。

「老孫，這麼大年紀了，什麼爲難的事值得哭呀？」另一個說。

「他媽的，姓宋的這小子！老孫」第三個氣憤地拍着老工人的肩膀說：「早晚咱們非得拿出兩手兒來叫他嘗嘗厲害，他媽的，才來了這麼幾天，他就作威作福！」

「……：……：……：……」

孫魁深深地歎了一口氣。他不知道自己心中是難過，還是憤怒；是感激抑嫉妬。凝視着面前這些年青壯健的鐵漢子，他第一次發覺自己是老了。在這些年青人中間，他顯得是如此的衰頹和羸弱。

「站長嫌我老了，開了我的差，不用我了。」他不能抑壓自己內心中悲哀，孩子似地啜泣起來，他的聲音哽咽，顫抖而且瘖啞。

「什麼？老孫，開差了？」最年青的一個圓睜着眼睛驚叫起來。

「開差？簡直是混蛋！——他開旁人的差，都還沒的說，可是開老孫，老孫在這個站上幹了三十三年啦，站長換了沒有數，都沒人說老孫幹不下這活兒來。——本來麼，誰不說老孫幹事兒不馬虎？三十年火車就沒在老孫的手底下出過事故，他媽地換了站長，來了這個姓宋的，這就天翻地覆啦？」

「什麼他爲老孫年紀大？還不是撤了老孫，按上他那個抽大烟的小舅子！不信就等着瞧，看看我說的對不對。」

「……：……：……：……」

從來沒有一件事情使工人們這樣激動過，雖然他們都還年青，不致於被捉到藉口而辭退，但每個人心理都明白，這是先兆，是他們飯碗動搖的豫告。因之，在義憤之外，他們坦闊的心胸，也輕覆着淡淡的憂悒了。

站務司離開辦公室踱到站台上來了，工人們向他投着疾恨的眼光，默默地各自走開。沒有人敢說一句什麼，也沒有人願意說一句什麼。

鋼軌上依然按時有火車馳進駛出，樹頭仍不斷蟬叫，在站台的水門汀上，孤傲地響着那個狡黠人的脚步。

孫魁離開了他的夥伴，獨自無力地越過鐵路，向通着自己居處的小道走去。他從不

會像今天這般難過。——他覺得自己的裏面完全空虛了：心，腦子，甚至於連生命都消匿得不可收獲，一切都不再屬於他，只有一種莫名的，不可捉摸的憂煩充斥着他的情緒。

經過搬道機的旁邊時，眼睛望着那未燃起的紅燈，他又悄然地落下淚來。

這搬道機是他生命的維繫者，也是他一家人廢續壽命的依靠，差不多三十年了，每天都是他按時走去搬動那機關，使鐵軌的叉口移動着接合在另一條路線上；然後便有上行和下行的小車在相同的時間內經過這個驛站而不致於衝撞。他知道自己責任的重大，他知道自己這微賤的工作的重要性，所以他從不曾疏忽過自己的職守。即使在生病的時候，找了別人去接合那兩段鐵軌，他也總忘不了叫老婆或者孩子到台上去看看，代替他的人是否按時地盡了他的責任。

孫魁在年青時，曾是愛飲酒愛賭博的。但自從他的父親給他在車站上謀到了這個收入不豐的職位以後，經洗盡了曩時的劣習。將近三十年來，除開偶或的生病，以及父親的喪事，自己喜事之外，他從不曾逃班或曠職，一萬多個日子的長時間裡，揮洒着自己的血汗，在這條重要的路線上，他不會有一次疏忽了應作的事而令火車肇禍。——是這些，使他鞏固了自己的地位，是這些，使他靜立了自己的聲譽，也是這些，使他從別人

那裡得到贊賞和敬愛。

然而，如今，他被撤職了。他不能再向別人誇耀：『老孫在這條鐵路上鑄下了鐵飯碗』了。

『當真老了？』他伸手撫摸着自己頭上的白髮，默默地問着自己。當他看見被炎熱陽光投在地上的自己的僵僵身影時，他有些惆悵了。看看那些在太陽下閃亮的鋼軌，看看站台上那些由苗株長成了大樹的洋槐和垂柳，他如同大夢初醒，突然驚覺光陰的流逝和韶華的永別了。

他依依地顧望着站上的每一株樹，每一個站牌，甚至於顧望着枕木間的每一塊碎石子……這些東西都是和他長年廝磨過的。然而以後將有另一個人。一個陌生的人來代替他的工作，來估據他所愛撫過的東西了。突然一陣如烈火如凶焰惱怒升騰在他的心中，他在無端地怨恨那個奪去他飯碗的人。

『老了怎樣的？能幹活就行啦！』從他瘖啞喉間，迸出了這樣一聲響亮的吼叫，這聲音由遠處傳播開去，隱隱地又從遠處送回來一聲回音。

離開鐵軌十米的地方，鐵路的短鐵柵欄外，在那兒兀立著一間小的瓦房，那便是孫魁一家人的隱息處。三十年前，當孫魁開始到鐵路上來做工人的時候，那當兒只有他和他的父親，兩個人在荒僻的草地上用木板搭

起窩蓬來避風雨。日子過去了，什麼都進步着，小鎮的荒地上蓋起房子，築起樓閣，人口也逐漸增加，商販和店舖也慢慢集中到這車站的附近。鐵道上的設施漸漸完備，營業因之更發達了，就連孫魁都覺得自己過的日子是步步登高！他在工作之外還兼在車站上販賣食品。當火車進站後，他便提着大竹籃子，在那停下來的小車外面向顧客兜覽生意，好的時候一天可以賺到四五塊錢，這樣，不久地便整理了自己簡陋的家。勤儉的生活使他在四十三歲的那年，靠了自己的積蓄娶了妻。兩年後他有了兒子，隨後一個女兒也來到他的家裡。當他過五十一歲的生日時，圍坐在桌前的，除開了沉默的妻以外，已經有三個童稚的孩子，搬弄着碗筷喊他『爹爹』了。

雖然鐵路上設立了食品販賣部之後，不許孫魁再到火車上去兜攬生意，但他有一個勤勉的妻，那老實知命的女人，會在料理家務和喂養幼兒的忙碌中抽出時間，替別人濯洗衣服添補家用，即便家庭的負擔在他的肩頭日漸沉重起來，但溫暖家庭總能替他消解工作的疲憊和心頭的憂煩，他在無憂的心境中打發着日子，從沒有想及他的青年，他的壯年，都已被這長蛇般蜿蜒着的鐵軌磨蝕盡淨，而老年是橫互在他人生的道路上了。頹喪地回到家裡，他不再感到家裡的溫

響。大兒子坐在泥地上玩螻蛄和蚱蜢。女兒正用那沒有門牙的小嘴嚼嚼黑麵饅頭，落得一地的碎屑，老婆還是那麼無憂無慮地袒露着胸膛，將黑大的乳頭塞在六歲的小玉嘴裡，一邊哼唱着她幼年在鄉村中學會的俚曲。

「這麼大了，還整天玩下三濫，沒看見你爹老了嗎？」孫魁氣惱地將蹲在地上的大兒子踢了一腳；接着又狠狠地打在女兒的腮上打了一巴掌。他咆哮着：「

「哪一粒米不是你爹賣着命換來的？你爹老了，人家不要了，看誰掙給你吃！小小的孩子就糟踐東西，你看！，他躁着脚用手指着地面：『你看着你糟踐的這一地！』

兩個孩子都嚇得哭了起來，兒子抹了抹眼上的淚，生着氣跑出去了，女兒啜泣着，畏葸地望望爹那可怕的臉，偎近了娘，躲在娘的身後，牽着娘的衣角，依然嚶嚶地哭。小玉也嚇得從娘的懷裏溜下來，悄悄地避到門後。

「樂哪！還樂哪！整天跟一窩豬似的，老等着我出去賣命就成啦？」小玉這丫頭，六歲了還整天鑽在懷裡，好，你們一個一個都看不見我老啦？」

他暴躁地吵鬧着。他覺得家中每一個人都可恨起來，那些雜亂的陳設，骯髒的食物……似乎處處都是惹他惱怒的因子。

「老婆孩子就是討債的貨！」他大聲

地說。

女人莫明其妙地望著這個發瘋了似的丈夫，她猜不出今天丈夫因為什麼這樣地發着脾氣。她知道他年紀老了，他的工作會使他覺得吃力。她想他也許是因為天氣燥熱，工作太累，所以回家來沒有好氣，然而她知道丈夫平時並不是那樣性情暴躁的人，像這樣打罵吵鬧的事，家裡是不常有的。她想問個究竟，却又不敢觸犯那盛怒的人。

她默默地流着淚掀開鍋給丈夫預備飯。丈夫却捧着飯碗孩子似地哭喊起來：

「我沒有飯吃了，我沒有飯吃了，往後都不用吃飯了，都不用……」

× × × × ×

環繞在他們四周的世界，依然還是那樣地演進着，存在着，長排的列車，依然一天總有五次或六次經過他們站鎮那進站時勻徐搖動的銅鈴聲，那出站時的一聲沖霄長鳴……處處都召喚着他的回憶；但是，回憶帶給他的都是更難堪的苦痛。

任何的工作場合下都已不肯收容在這年邁的工人。在人生的洪流裡，被洶湧的浪濤捲滾着，他漸漸沉墜入消頹的漩渦。

用叱罵妻子洩憤，用兇的狂歌澆愁。——每天，他這樣地消磨了時光，酒後的時間他是清醒的，常常地藉着暗淡的燈光環顧畏怯的妻和孩子，老眼裡悄然地滾下熱淚來。

兒女消瘦了，妻的面容憔悴而且枯黃……這些淒涼的景象，在他清醒的時刻，不斷地苦惱着他原始的善良的心。

清晨，黃昏，或者夜晚，他仍舊習慣地走進鐵道，依戀着那牢繫着他心神的地方，他看見工人是怎樣吃力地圍繞着那些列車，用大把地棉線，擦拭那些發散着機械油和鐵銹氣息的垢膩。他從他們身上，看到了自己年青時的影子；也從自己身上讀出了他們的老年。

在這一羣中，他看見了那個佔奪了自己的職務的人——那個嗜毒的，站務司小舅子。那人總是懶散地拖着步子，無力地工作。

× × × × ×

失業後的第三個星期尾。

孫魁典質了家裡一點殘剩的可以換錢的東西，在一個小酒店裡消磨他的黃昏初夜，外面閃電伴奏着急雨持續着始終不會歇止。天時已近十點，店夥吃喝着爛醉的酒客們，喊叫着要關店休息了。孫魁默默地放下酒，空着手，迷惘地走出店門，如注的雨水，澆透了他髒溫的衣裳。

他喝了過多的酒，他是醉了，涼爽的水却使他從沉醉中清醒過來，走在雨中，下面是黏滑濘泥，他覺得全身癱軟無力，頭腦陣陣地眩暈，於是他聯想到家中病臥的妻子，然而他卻不想回家——他被家庭中苦澀的空

氣弄得心地孱弱了，他寧可獨自躑躅在黑暗的夜路上，讓無情的冷雨捶擊着他瘦老的身軀。

鐵路終於又展露在他的面前。他策扶着自已老弱的雙腿向前移動着，突然，遠處，隱隱地，有清脆的鈴聲穿過了雨的簾幕，響動着近了。

「四〇七！」他熟習而又興奮地自語着「和一百零二錯車——搬第二個搬道機……」

另一個思緒閃進他的心中，他急速抬起頭，拉長了視線，向記憶中的搬道機處搜尋那盞應當燃起的綠燈。

但是，站上黑黑的，連那盞紅燈也息滅了。

「怎麼一會事呢？」他忽然想：「那個抽大烟的家伙忘記搬軌了麼？」

脚步在這個念頭下，不知不覺地加快了。他知道這兩列夜車在這個小站上是不停

下來上煤的。他更知道這兩列車如果同時相向地馳行在一條軌道上，將有什麼可怕的事情發生，他聽見鈴聲漸漸的清楚起來，他知道四〇七下行車離站很近了，而且一〇二的鈴聲也從另一個方向響了起來。

孫魁捨命地跑着，一面歇斯的黑地喊了起來：「搬軌哪！快搬軌！站上的人趕快搬軌！——這是兩車人命！」

他喘噓吃力的叫喊聲，迴響在無邊的黑暗中消逝了，站上寂然地沒有人回應。

責任心策勵着他，不顧一切地向兩奔馳着，這片刻間，他忘了自己的不幸，忘了一切別的事情，在他的心裡只有搬軌，搬軌兩個字在跳動。

他捨命地跑着，幾次地被腳下的濕泥跌痛了腿和身體，逐漸逼近的鈴聲，更使他發狂了，終於在一個驚人的速度下，他於火車未進站前到達了搬道機旁邊。

他跑近搬道機，果然搬道機未曾搬動。

他用力撥轉了機槓，將鐵軌接合起來。他狂喜着離開了那個地方，想越過鐵路，跑進站房裡去取火為夜車燃起平安的綠燈；但是一根枕木絆倒了他，他暈倒在鐵軌上失去了知覺。

幾秒鐘後，「四〇七」下行列車載着擁擠的旅客，碾着孫魁衰老的軀體，平安地錯過「一〇二」，馳向遠處去了。

急雨沖濺了地上的血。
第二天。碧藍晴和的穹蒼下，幾個工人默默地用草蓆捲起了那被斬斷的屍體，將它抬出車站，一個帶病的婦人。携領着三個幼小的孩子，哀絕地跟在後面啼泣。

站上，站務司得意的言詞正響亮的揚廣播四周：

「嘿，」他說：我到底有眼光吧！幸虧我跟站長說妥將他撤了職。不然留着他這樣又年老又糊塗的工人搬軌，昨兒晚上準是兩車人命！」

國民雜誌

第二次

長篇小說徵文

應徵須知

- 一、內容：以描寫目前中國民衆真實生活者爲宜。
- 二、字數：十萬字左右（五百字稿紙二百張）
- 三、選取：正選一篇，副選一篇。
- 四、酬金：正選酬金壹千圓副選酬金伍百圓。

- 一、審選：由本社組織長篇小說徵文審選委員會審選之。
 - 二、收稿截止日期：本年九月底。
 - 三、發表日期：民國三十三年一月號本刊。
- 凡應徵者請將稿寄北京王府井大街一七號武德報社編輯部整理課。封筒書「應徵稿」字樣。不取原稿負責退還。

中國
文藝

教師節徵文發表表

華北政委會情報局
北京新聞協會
後援

前言

張鐵笙

今年六月六日是國民政府定為「教師節」的第一次，華北政委會情報局和北京新聞協會爲了使一般對它有深刻的認識和理解，達成教育建國使命起見，特援助各新聞雜誌社發起「教師節徵文」，這是五月中的事。本刊接到這個通知後，因距六月號出版時間太近趕不及，距七月號又太遠不能久待，乃在報紙上登載了一個消息，希望各校教師踴躍賜稿。這消息發出後，各地應徵稿件先後收到不少，這是使我們覺得很高興的事。

關於這次徵文的主旨當然在於教育精神的闡述以及教師生活的報告，它的範圍是比較廣泛的，所以在來稿中也有各種性質不同的作品。我們一方面想到教育上的改進，一方面也顧慮到中國文藝這個刊物本身的立場，故在選稿時論述與描寫並重，在這次當選的作品裡，固然爲幾篇很精湛的論文，然而還有一半描寫教師生活的作品，也是不容易忽視的，而應徵者的地域除了北京之外，還及於天津，濟南，以及河北其它各縣，這更爲可爲注意的一點。

按照預定的計劃，我們選出了一二三等各一名，佳作六名，獎金已分別送上。前三名的作品預備從本期起陸續發表。對於這些應徵者的熱誠這裡應特別感謝。最後，尤其是要謝謝援助這次徵文的情報局和新聞協會。

中國文藝「教師節徵文」發表

文「發表

一等一名（獎金四百元）

今日中學教育之暗礁市立女五中劉植蓮

二等一名（獎金二百元）

教師節的一日 藝文中學王若雲

三等一名（獎金一百元）

中國教育的回顧與展望市立五中劉若珠

佳作六名（獎金各五十元）

非常時期與革新教育 興亞高中王寶初

明治時代日本教育之發展 河北昌黎楊

古泊鄉立小學高述真

教書記 天津私立木齋中學曹壽岩

四年的教師生活 藝文小學陸悅怡

教師日記 市立四中李允南

一年來粉末生活的回顧 培根小學何薇

教師節徵文第一名

今日中學教育之瞻顧

市立女五中 教員 劉植蓮

大凡優良的教師往往要注意到學生的需要，以引起他們的求學熱誠，並維持他們向上的恒心；同樣的，一個覺醒的政府更不肯忽略那般邁着粉筆生涯的教師，總要引起他們教學的熱誠與奔向清苦的勇氣。國家，教育，教師，學生形成了一個民族的大循環；在這大循環中的每一個器官都健全，全民族纔能有幸福的可能，否則不是風燭殘年似的匍匐在死神面前，便是幼小脆弱的走向天亡的路子，我國先聖遺訓是以「民」爲「邦本」的，深知兒童爲未來國家的主人翁，所以四月四日定爲「兒童節」，兒童進一步而爲青年，又定五月五日爲「青年節」，更因了新國民運動的效能，而預定六月六日爲「教師節」，其意義之重大或有超越「兒童節」與「青年節」之上者，一向幾乎被人忘記的教師們意外的得到快樂的，可紀念的日子，並有一個說話的機會，這更不能不感激一般倡導者和支援者的熱忱了。

因了一向接近中學教育，只想對中學教育說幾句老實話：

中學教育是小學和大學的橋樑，也是學生入社會的媒介，其重要並不次於國家的任何其他部位，中學教育的成功之點正不在少數，但因時間關係只談談幾個迫切的問題，以期我國教育逐漸掃除其障礙。

容我們先把中學的學校教育分成學生和教師兩方面來說：

(一) 學生方面：

國家該怎樣教育中學生？中學生需要什麼樣的教育？這種種問題

是久經無形的振蕩着了，究竟國家怎樣教育了青年呢？

不可諱言的是教他們作未來社會領袖，國家的主人公，大學校的預備生，而忽略了他們現實的生活，因之受過中學教育的青年不見得都是社會國家的領袖，能入大學的爲數又太少，那麼受了中學教育的學生，一旦沒機會升學而走入平凡的社會裡去的時候，不啻墜入五里霧中，到處感到智識與技能的不足，而嘆所學非所用，其實正是中學教育的失敗，正是教育和生活分裂的結果。我們都知道樹林裏的樹木至終是要給人類作用具的；但是樹林却不是木器店，在樹林裏必須有濃綠的蔭涼，濕潤的空氣，以至於野花草的芬芳，小鳥的鳴聲……一切要素缺一不可的，否則就失掉了樹林的意義，同樣的中學教育如果只爲「將來作什麼」着想，也就失掉了「中學教育」的意義，倒不如直接稱作「某某人才預備處」來得適當些，所以要想去此流弊，不外注意學生生活之需求：

1. 物質的，又可分爲課堂上與堂餘兩方面來說。

一，課堂上：

甲：教材：教材的深淺與學生的進步有很大的關係，所以中學教育的選訂不能忽視學生的程度給他們一些過於膚淺的東西，更不能把學生程度估價過高，硬灌輸一些陳腐生硬的大道理，試看看目前高中一年級的國文讀本和同年級的作文成績就是一個很好的

對照，其他課程當然不少同病，再者教材的多廣往往不能符合教學的時間，這又是一個大困難。

乙：作業：課堂作業在教育的效果上是重要的，就是由教師訓練學生怎樣消化這些從教材裡得的學識，指導者過嚴，過縱皆有利弊，所以學生在課堂上所需要於教師者，豈止講授而已呢。

學生在中學時代的年齡大約是自十三歲到二十歲，他們已經開始自治的需求，而且要強爭勝的心很盛，那麼此階段的教師只該站在指導的地位，引起他自己努力的勇氣，而且不可使其功課重量太過，以免因疲勞而生對功課的厭倦，乃要注意到他們的程度，時間與興趣。

二，課餘：
甲：健康問題：記得前幾天一個同仁對學生講話說：「注意你們的身體呀，不要因過度用功影響到健康！假如諸位的腦子都成了小圖書館，然後埋在土裡又有什麼用呢？」所以舉凡學生的飲食起居，都當有正常的負責人去指導，比如一般學校到夏季沒有熱水的設備，學生們在燥熱之餘，生水生冰的胡用一氣，結果病倒了，還有運動方面在學校往往犯了以運動員買名譽的毛病而忽略了學生普及愛好運動的習慣，一旦遇到非出場不可的時候，大會場上，上百的學生因支持力不足而暈倒，而告病假，該是多麼痛心的事，固然有的學生因為用功而不肯規律的去運動，去玩；但是這又不能不檢討一下學校上課時間的緩長不經濟，更不能不歸罪一般不顧及學生時間的教師們，他們以為多留功課，會加強學生的成績，誰知結果適得其反呢。學生一個個倦容滿面，真是「腦子成了小圖書館，然後埋在土裡又有什麼用呢」。

乙：時間問題，上項已談及學生過度的忙迫以至於影響到他們的**健康**，所以對一個學校上課與下課的時間分配不能不仔細權衡一下，一天二十四小時，而今日之中學每天在課室內倒佔去六小時甚至七小時不等，再去掉八小時睡眠時間——自然八小時的睡眠並不算長啊，那麼走校生在路途上往返又要消耗到二三小時的時間，其餘的三餐，梳

洗……以及許多日常不可避的瑣事又得用去二三小時，他們只得以疲勞的身體與麻木的腦力去溫課……溫課的結果也只是應付分數而已，又那裡談到研究與思索呢？又那裡有時間運動和休息呢？所以中學校上課時間一日不改善，中學生一日難進步，時間的分配正是今日中學教育的一個大問題！一個迫切的問題！

2，精神的：

一，思想枯竭：此時期學生的智識既是由教師在課室灌輸得來的。那麼舉凡一切思想的培植也不得不依賴於課堂上的講授了，課內的教材除了歷史，修身，國文，以外很少有和思想有關聯的課程，而國文堂是否該由教師宣敘道理還是一個問題，因為「國文」是國「文」而不是國「教」啊，歷史呢？又往往說的是古人的事，和今日青年的腦子硬相符合，恐有「格格不入」之苦，那麼；只好依賴修身了。可是修身的教材——課本，往往不是修「身」而成了修「辭」了，中學生的思想怎能不枯竭？看課外的書籍嗎？在上項時間問題中已提及，時間不允許他們，又何況中學校的圖書館開着書荒呢，要想使學生思想豐富對時代有認識非擴充圖書館不可，更非增加課餘時間不可！

二，生活缺乏趣味：我們都知道：不管未來作主人公不作，反正目前是要生活的，目前是怎樣纔能活得更愉快，或者更方便一些，那便是以趣味來調劑。比如音樂，美術，戲曲，以及種種課外的活動是中學時代不可缺少的要素；但是時間倥匆與課業的泛多的兩重壓迫之下，學生不但不能從事於生活的調劑，而且無暇從事於課外的活動，十幾歲的孩子即個個意志蕭沉得像一個衰弱的老人，那又是誰的過錯呢？反之，另有一般走極端的學生就絕對的享樂起來，沉淪於無意義的娛樂中，大批的中學生下課後走向電影院中，街頭巷尾可以聽到青年人們哼着一些低級頹廢的電影曲便是一個實例，所以我們有見於此，學校對學生課外生活的指導並不無重要性，學生生活加些趣味的調劑和加一些教材的灌輸有同樣的重要，總要使他們有向上的愛好，和善美

的欣賞力，其生活纔能充實，教育纔能在他們身上發生作用。

(二) 教師方面：

一個從事於教育的教師其，學識品德，自當早有根基，纔能作學生模範領導學生前進，所以今日只就教師之困難方便說起：

1，訓教合一制度與學生品學之關係。現在各中學皆採取級任制，所謂級任者，乃某某科之教員兼理某某班級之雜務者也，自然凡事皆有利弊兩面，那麼訓教合一之利，即是與校中訓育課分工合作，以期對學生行為有更嚴密之調查；其弊却在對學生之學業指導減少了充份的時光，往往級任先生爲了班級中的雜事誤了教材的研究或學生課業的批改，這無形中學生受了損失，而教師反倒更加重了辛苦，而訓育課的工作只是一週一次的訓育主任訓話和學生表冊的填寫，只是「辦公事而不是「訓」，更不是「育」了，所以形成教育界勞逸不均的病態，欲去此弊，自然是該減少級任的授課鐘點，或索性把訓育課再添幾個班級訓育員，還痛快些。

2，八小時工作制度與教育意義之背馳。現在各中學不論專任科任皆當自早九時至下午五時在校工作八小時，其實八小時工作在公事房辦公原不十分長，但教師每日課堂講授幾小時以後總該有一個休息時間，以恢復精神，第二日再講授或批改課業；但因了八小時的限制，二三十人同時或替換着在一個只有七八張椅子的休息室內耗時間，耗到規訂的時間，再拖着「一身疲倦及一袋學生課業歸去，歸去在燈下繼續白日未完的工作，日以繼夜的工作，生活倒相當緊張。但人究是血肉的精神，一個不支持，怎對得起一般殷殷待教的學生？自然還要強振精神，日子短少或可勝過，日子長久以後，教師們的疲勞實有駕凌學生而上者，還怎能領導他們？所以此點不是減少工作鐘點是加增休息室或研究室，這般教師們始能從容工作，否則只憑這微小的一點足以影響到教育前途，可不懼乎？

3，教師待遇與教育前途。據專家調查，年來投考師範學校的學

生逐漸減少人數，似乎是因爲一般人怕畢業出來失業，更怕當教師得的薪金少，不足一人溫飽的，甚至於可以和乞丐同一命運，教育工作再神聖些，其工作人員總不該流於凍餒吧，所以一般教師因了無米難爲炊，紛紛轉了方向走向有米的途徑，可憐一羣待教的學子都失去導師，而對教師們的轉方向感到怪異，其實這個困難很好解決，就是國家肯把教師經費增高，教師們得到溫飽，精神振作，思想復甦以後教育何愁不一日千里的馳向平坦大道，更何愁沒有國家人才爲國家服務？試看今日普通中學教師薪金皆在百元內外，百元究竟能作些什麼？不用算只看目前生活程度自然可說是一個很滑稽的對比，而這奇怪的現象，在教育界却是個正常的規律，豈不痛心？教讀生活是清高的；但教育又不能脫離人生而獨存，清高得「餐風服道」對於國家又有什麼好處呢？既不能餐風服道就不能不食人間烟火，只爲了吃飯而活着固然失掉了人生真意；但活着而不吃飯更是不可能，無論如何吧，如想使教育不崩潰，提高教師待遇是目前之急務。

此外再看看中學生從社會中得了一些什麼教育：

比如我們走在大都會的十字街頭，往往可以見到偉人的銅像，使人對之肅然起敬，甚至於使人思索此人之歷史並直接影響了觀者的思想與人生觀，這是爲什麼？這就是此像之偉大潛伏着社會教育的力，可見所謂社會教育其重要性當在學校教育之上，尤其對於中學生。中學的年齡大約在十二歲至二十歲之間，此時期又可以叫作生長期，不僅身體的長大，就是一切思想，腦力……全依賴此時的生長與啓發，如果發展不好，則一生陷於無望，多麼可怕，此時期的情感是豐富的，興趣是多方面的；意志是脆弱的，能力是缺乏的，所以容易受誘惑，容易走入歧途，當此學校教育範圍極狹的時代，中學生賴力於社會教育的地方却廣泛得多了，第一件主要的社會教育工具就是電影，現在世上各大強國對於電影事業早已從商業的圈子移入於教育範圍內，並

且由政府給以有力之支援及領導，我國電影的歷史已非三五載短期，其消耗之金錢已爲一般民衆之大部支出；但它供給給觀衆的是什麼？它領導民衆走向什麼樣的路子，實在不忍一言道破，它們的攝影及表情技術已相當進步了。但故事內容的頹廢奢糜，不免引起許多心情不定的青年起非非之想，因之一般學生的一言一行都要電影化，印象已深入腦海。豈是學校教育所能改正者，此重暗礁不除掉，則社會教育即不能存在，熱心教育諸公，想早已注意及此，不免翹首切盼之至，第二件社會教育工具是報章雜誌，在文化城的北京，街頭上不少的報攤，有價值的刊物很多，但商業化迎合低級心理的東西更充斥得出奇，上面所載不外遊藝的變象廣告，以及伶人等的私生活，假如我們偶一讀之，倒可窺見社會另一角落真象；但樂此不倦關心之切，切於國家大事，未免令人失望，中學生已被目爲不久將來之國家主人公，如終日沈淪於此等文字中，希望豈不全空？所以國家文化機關當有以改革之，好刊物以資財及輿論的提倡與援助，無價值的東西制它出版，以期整頓社會教育，並拔救一般思想不清楚的青年。

學校教育與社會相合爲一，纔能造就出完美健全的公民，纔能完成教育的意義，使此理想實現雖非易事，但是國人各盡其責亦並不難。

所以先從教員的生活方面談到推進社會教育：

(一) 自肅自愛：一個爲人師表的教師，不但在校內處處作着學生的榜樣，就是在自己的生活中的行爲也往往被學生們注意着模仿着，稍一不慎，不但與自身有礙，而且無形中影響了多少青年的思想，那麼在課堂上講授得再好些，學校工作辦得再盡職些，也是功不補過的，所以自肅自愛，檢討自己的一言一行，以期盡教育之天職，是教師們的切身之務。

(二) 不放棄讀書生活：教育界中有少數人，以爲自己學識在課堂給學生講授足夠充裕了，就放棄了書本，不肯多使自己受書籍的熏陶，所以他們的課餘生活是頹廢的學着官場中的腐化積習，生活不求

進取，學識不求革新，往往看到他們的住室中連一本書籍都沒有；自然課本是有的，所以後起之秀一次一次的加多，老牌教師漸漸被淘汰，連他們豐富的經驗一同埋沒了，多麼可惜，有見於此，教師們仍當偷暇讀書，以充實自己，以推進教育的效率，縱然忙迫一些，能捉住時光不是一件大收穫嗎？

次就爲家長者之言行談到社會教育：

學生既正在模仿期，所模仿的對象除了教師以外，無形中深受着家長生活的影響，記得在課堂常常見到學生打呵欠，這種現象在下午的第末堂是數見不鮮的，因爲他們太疲勞了，但在上午第一二堂，也可以隨時發現，考其原因多半係因家庭習慣不良，晚上不肯爲子弟設想，喧嘩不眠，學生在麻雀戰聲中溫課，又怎能有好成績呢？固然有的家庭，深宅大院，書房，客廳分開，但是多數家庭還是房屋狹小的居多數，所以爲家長的不能不注意以下幾件事：

(一) 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務使家庭中沒有一切壞習慣的存在，例如：麻雀牌，鴉片烟，低下卑劣的書籍等都當除淨，久之，青年之習慣自趨高尚。

(二) 盡力以真誠慈愛待子弟：因爲家庭所以不同於其他組織者，是因其中大部份當以情感維繫，所以古人說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很對的，假如爲家長者，因了自己年齡佔了優勢，一味的對子女威風凜凜，或漠不關心；無形中傷了青年的熱情，以至於他們對人生發生憤恨，對人類不是以殘暴相見，便是以嘲諷相待，人類的團體所以難維持，又何嘗不是因此？可怕呀！

(三) 以坦白公正的態度處世：許多自命機警的人喜歡對人用心機使手腕，外觀上倒也圓滑可觀。其內幕却以家庭爲後，子女們在後台見到父兄的巧佈機關，不免注意着，一面可以引誘他們的學法，而養成他們行爲的虛偽，另一方面却易激起他們的反感，對於該愛戴崇敬的家長感到失望，感到壓惡，豈不痛心？所以家長們處世的態度非

坦白不可，非公正不可。

再就學生本身說，如何接收社會正當教育。

已如上述，我們知道學校教育的狹小，我們不能不賴社會教育以練習生活經驗，凡事該從自身作起，我們要作一個健全的國民，則該驅策自己上進，那麼以下幾項休養是不能沒有的：

(一) 立志：「立志，立志」，似乎每一個人都這樣吶喊着，至少曾一度這樣吶喊着，但是立志是要堅定而隱秘的，豈止吶喊了事的？而且立志也不一定非殺賊擒將，垂名千古不可，乃是每作一件事之始，即下一必成之決心，志不堅則事不成，是不能否認的，所以我們要想接收社會教育，志向尤不能不立。

(二) 冷靜頭腦：年少好動惡靜，乃是天真活潑的表現，是一種至珍貴的力，所以靜頭腦並非使青年靜如枯僧，却是不要心浮氣燥，要想接收任何學識或作任何事情皆非頭腦冷靜不可，但頭腦冷靜是須要訓練的，所以不論專之巨細皆練習以冷靜處之，久之，不論遇見什麼轉變決不會跌倒的，社會的汚流只是對頭腦冷靜的人沒辦法。

(三) 自治的訓練：中學生的年齡，已可練習自治，尤其在學校以外的生活上，是練習自治的好機會，能自治，則一切困難自能克服，不能自治的人，有如一一個不肯吃葯的病孩子，結果只有病深而死之一途。

(四) 自修的範圍要擴大：我們的智識如只靠課堂上教師們灌輸的生硬課程來充實，恐怕讀書終身也不過像一個被人背熟了的字典似

的，念念，講講，倒可以，但不會用，所以我們該大開自修之門，舉凡切近我們的社會常識，都是我們研究的好材料，是我們自修的好對象，離了教師的指導，去體會，去思索，去研究，一切思想始能透澈，而我們的學識也是活的。

所見到的中學教育之暗礁及其針對方法，暫述至此，但孤陋之見，未免失之於「偏」。

從事中學教讀生活雖僅六年於茲，其中經過大有波濤洶湧，一刻萬變之概，舉凡人與人間之關係，及世事之各現象幾乎呈現淨盡，愛，憎，得，失……諸般情緒，並不減於其他場合，局外人或難玩味，總之教育界除了「清苦」以外是多變的。

深望今後教育在覺醒政府輔翼之下，走向正常的路子：

(一) 教育與國家各機構相屬為一！

(二) 教育與生活永遠打成一片！

(三) 教育到民間去，中學教育普及鄉間！

(四) 教育為學生而生存！

(五) 教育為教師而設立！

此文拉雜寫來，時放時寫者再，已成了一個千創百孔，殘缺不整的東西，其辭構之不工，章法之不整，原難得雅人一閱；但爲了表示擁護政府教師節之頒定，又實難緘默，而且言出於衷，一點赤誠，述盡中學師生之共同問題，或不無價值，「雷鳴」「雨落」雖是兩件事；但希望總是要有的！

中國文藝

第八卷·第五期
(第四七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五日出版

編輯人 張 鐵 笙

出版者 中國文藝社

北京西長安街三十五號

印刷者 武德報社印刷部

總發行 華北文化書局

北京王府井一七一號

分銷處 各地華北文化書局分局

本刊文字不得翻印

本刊定價

購買辦法	零售	預定每卷	預定全年
冊數	1	6	12
定價	0.60	3.60	7.20

每月一冊·五日出版
每卷六冊
全年十二冊
(預定郵費在內)

本刊投稿簡章

- 一、本刊除特約稿件外，並歡迎外稿。
- 二、來稿以純文藝創作翻譯論評文字為限，其他學術文章恕不刊載。
- 三、來稿以五千字以下為標準。
- 四、來稿本刊有修改權，不願修改者請聲明。
- 五、來稿經揭載後，本刊有優先採用印單行本權。
- 六、來稿除認為有必要者外，無論刊登與否，概不退還。
- 七、來稿經揭載後，略致謝酬，每千字由二元至五元，長篇另定。

本刊廣告價目

月1回
130.00
100.00
95.00
80.00
70.00
40.00
25.00
5.00
40.00
35.00
25.00
20.00
8.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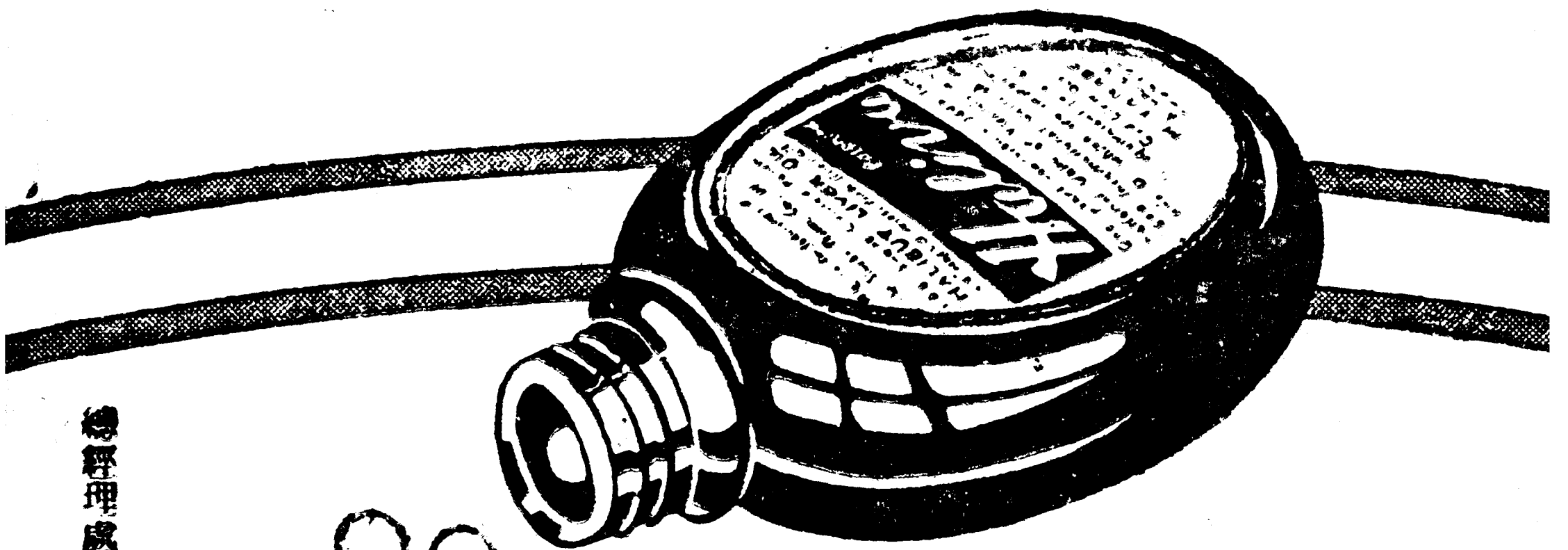
強國必先強身

強身之道，首重強化呼吸器官之防護層，蓋呼吸器病，又稱亡國疾病，偶一患之，往往纏綿牀第，經年累月，有為青年，等於廢物。維他命A能強化呼吸器之粘膜，防護結核及其他病菌感染為人所舊知之事。有此維他命，即一旦為其所犯亦能賦與抵抗病菌殖之要素。

強力維他命AD劑

「哈利巴」係由北太平洋深海所產之「聖魚」肝臟油塊煉成含有異常濃厚之維他命，其一粒中之AD力價實足與普通魚肝油一酒杯，雞蛋六個，牛奶二斤，牛油一磅豬肝之効力相等。外觀由極易消化之糖衣製成，毫無腥臭難服及妨礙胃腸等弊。

全國各藥房均有代售



聖魚肝油 哈利巴

總經理處 北京西單北大街一六〇

株式會社 田邊公司

